西浦集 坤

西浦先生集卷七

疏

辭獻納仍陳所懷疏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 洪造出入論議言思之列歲月已稔而唯是空踈謭劣無所裨補尋常愧懼若隕淵谷況玆新除職是諫諍當陳力就列圖報萬一而臣稟賦孱弱薄素善疾病自冬春之交寒疾彌留適値僚負不齊不得不力疾更直以致羸瘁旣極痰火作孼膏肓痞塞氣息僅通日事醫藥未得見效移除以來已至累日而萬無出肅供仕之勢伏乞 聖慈亟

賜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且臣有區區所懷不敢
不仰陳焉臣竊惟 祖宗朝良法美政只在於大典
一部書而閱歷二百餘年漸就倒塌如水益下至于
今日而廢隳殆盡肆惟 殿下慨然惕然特 命設
廳釐正將以次第修舉瞻聆所及孰敢不振刷自勵
而然念自古有國家者豈不欲修明成憲克踵前烈
而委靡頹墮者皆是振作樹立者罕覩此其故何也
程子之傳易曰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
者多矣禁奢侈則妨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
此之類不能斷以大公則是牽於朋比也嗚呼豈不

信哉雖然人君雖欲斷以大公而顧其勢有至難者
夫以至親之地而裁之以法則傷恩強所不欲則生
怨此二者常情之所難勉而國法之所以不行者也
今者主弟之踰制言之者多矣而 殿下有所持難
者亦豈不以此二者爲慮哉而貴戚之臣乃能欲避
平日之燕居以遵法文定制不可謂樂善畏義不出
於誠心也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其下雖有不率尚
欲納之於軌況順其意而導之其勢甚易且無傷恩
生怨之患而反聞再昨 招致諸尉於政院 諭令
仍入何 殿下不與人爲善而反使之踰越典制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
以王而商君之言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雖區區富
強之術不如是則亦不能行也今　殿下欲行　先
王之法而不自貴近始則雖夏府關石周官制度無
鈇於今日亦何望令行禁止風動中外乎此其公私
輕重較然無疑而　殿下之明聖豈不念及於此而
伏見諫院之　批則不但有愧於轉圜之美辭氣之
發大失中節之和此豈群下之所望於　殿下者哉
聖人之達孝無過於武王周公而武王之丕承周公
之制禮亦不無損益變通者而終歸於善繼善述況

我　先王曾與儒賢密勿猷爲者罔不在於明法制革蹶濫而　聖志奮勵　聖教孔彰炳然如昨日事以其著於文字者觀之暗行事目中所條列者大可見　聖意之所在今　殿下遵　祖宗金石之典成先王末年之志使法制修舉治效丕應則必無歉於無改之義而　聖人繼述之孝豈有大於此者乎臣頃於　賜對之日亦欲仰陳此義而　天威嚴重言辭拙訥終不得畢其說而退揆以古人盡言之道罪固大矣重回狗馬之疾又不得聯名於本院之啓故玆於乞遞之章敢申前說惟　聖明之財擇焉臣無

任屛營戰灼之至

遷　陵時請釐正百官喪服疏

伏以君臣喪服之制已有先儒定論已亥　國恤初
進言者論之亦詳矣而廷議不一迄未釐正況以今
日擧下之禮方之初喪則本末輕重盖亦遠矣本而
重者既不能得請於初而今乃欲正之於末而輕者
其爲勢固難矣　聖明之未允大臣之議者無乃以
是歟然臣於此尤有所區區歎惜於心者不敢不仰
陳贊說惟　聖明之財擇焉臣竊伏觀　國初承麗
季之獘盖有未可以一變至道者士夫間喪服之制

其能一依古禮者亦已鮮矣然則其所以服　君喪者雖用袍帽之簡自不覺其未安而在當時制禮之意亦不失為因時立教也繼是以来　國家文教益闡節目益詳如五禮儀所載朞年後烏帽黑帶之類多有所更定而士大夫好禮之家亦頗稍稍復古雖緦功之服鮮不以冠絰衣裳而獨所以服　君父之喪者如是太簡宜於心有所慼踖不安者矣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君親本無輕重則前後進言之臣夫豈茍慕好古之名而輕變　先王之制哉誠有不能自已者故也以　聖朝之盡倫盡制必不有所難行於此

而況 宣廟朝白衣帽以終三年者大有光於繼述之道則政未必以變更為嫌也然此喪服之議更歷累朝獨不能正者其故有二喪服者凶禮也臣子之心旣不忍預講於無事之日而臨時又悤猝急節目之講定中外之頒示末由周旋於六日之內議發而旋格其勢使然已亥杖議所謂節節難便者誠非虛也而今日之事有異於此緬禮之講旣無預凶之嫌復土之期可免窘迫之虞從容宛轉而可以定 累朝未遑之禮大臣議中亦為復古之漸云者正謂此也若失此機則古禮終不可復覩而臣子為 君父

致隆之意終無可伸之時臣之區區嘆惜者非獨爲今日緦服而發也伏願 聖上特從大臣之議俾大事得無未盡之憾而後世永有所遵行不勝幸甚

辭校理疏

伏以臣頃者不揆愚淺妄有所論孽由自作分甘萬戮 聖度包容止配近地未幾 賜環繼有 恩叙令玆新除之 命復出於夢寐之外臣雖糜身粉骨亦何以報效萬一乎臣竊伏觀自古人臣之以言獲罪者固有譴責於一時而收用於後日至有導之以正言者若是者何也其人材要有不可廢者其言亦

止於不中而已今臣譾劣愚騃無所肖似之狀業已
聖明之所洞燭而乃其所坐罪名蓋有不容於竄殛
者有非薄過細失可以自解也而 聖明之特從末
減者非以臣所犯為輕也旋下 恩宥者非以為罰
如是足也蓋以臣之有病毋也臣之僥倖已至於再
而感激 恩私之外不敢以幸免為媿者亦知 聖
朝孝理之所推者意有在也若乃今日之 命無可
諉者臣不敢知上之授下為何義下之受於上為何
名耶環顧臣身未有得此於 聖明者意者 聖明
以臣獲罪歲將周矣杜門省愆容有悔艾於中故許

其自新亦不終棄伏惟 天地生成之德何可勝量
而臣之愚妄前有罔赦之愆後無塞報之望雖欲洗
濯砥礪以承 恩命其道末由何可復入見敗之地
增益其罪戾哉抑臣之重自悲者臣之忝侍 經幄
八年於玆計臣毫毛肺腑固已莫逃於 淵鑑非如
疎遠之臣猶有待於自明也使臣平日行已不至於
無狀不忠則罪名當不至是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臣之玷污清班羞辱朝紳亦已多矣其又可再乎伏
乞 聖慈亟鐫臣職以重名器千萬幸甚臣賴天之
靈母子相保自頂至踵莫非 恩私沒齒飯疏臣所

甘心臣之此言實出衷腸苟有外餙天必厭之臣無
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應教䟽

伏以臣曾在 先朝有妄言之罪伏蒙 天恩復叨
邇列自惟罪累餘蹤不合玷辱清班非但自矣於臣
心固已陳暴於章奏矣臣民無祿奄遭 天崩之慟
不敢以區區危悃仰瀆於 嚴廬之下冒昧就列誠
出於萬不獲已非謂臣有一分可進之道也第念人
臣之義不仕則已仕則皆有其責今臣所叨職是論
思仰惟 大明繼照百度維新斯豈非可言之時而

臣之譾劣愚騃本無所曉解加以舊愆未湔新嫌層
出拘礙多端畏約無窮而臣之蹤跡亦覺非復昔時
言發於臣之口而其不善者固無論假令皆善豈不
辱 朝廷而羞搢紳哉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斯固人臣事君之大經今臣
則不然問其職則論思問其事則曰我有嫌礙我非
其人竊取華銜秖為榮身之資古今寧有此理仍竊
重念古人因其師之被罪有上章自劾者矣有力辭
召命者矣臣於前領府事宋時烈雖蒙陋暴棄未有
所學而若言其尊慕之心則不後於古人今時烈方

為罪首合司論以重律臣於此際厭然揜匿不知自
列則其不為古人之罪人乎如臣無似雖不敢僭擬
古人唯是羞惡之性得之於天不忍内欺其心上欺
君父仰籲盖高之聽而冀遂匹夫之志則初未嘗有
古今賢不肖之別也伏乞 聖慈諒察臣前後情勢
遞臣所帶職名俾得屏跡班行退省愆尤不勝幸甚

辭戶曹參議疏

伏以臣有萬分危迫之悃頃在玉堂露章自列 聖
度包容不許鐫遞繼而 恩資新除荐降於一月之
内臣雖冥頑寧不知感而顧臣難冒之狀猶夫前日

則亦安敢貪榮戀寵以為 清朝羞辱哉臣性本愚
暗惟知有懷必達曾於 先朝論斥大臣而其所措
陳不是尋常規正之比則當 朝家委任大臣之日
臣之不容倖免苟冒非惟理勢之所當然實是 國
體之所宜爾此臣所以沐 兩朝宥過滌垢之 恩
而終不敢自同於人出叨職次者也且伏念宋時烈
李惟泰及故判書宋浚吉此三人者臣所尊慕以為
矜式而前後臺論極其醜詆臣於時烈之初請削黜
也蓋嘗僭引古人為師自劾之義而曲被 聖慈之
寬假近者前大司成南九萬亦以師事浚吉陳疏乞

遞而為時論所罪至有為世道流涕者然則尹洙之自劾於慶曆尹彥明之不赴於紹興皆不免為今日罪人矣噫九萬之罪即臣之罪而三臣罪名又有加於前日則臣何敢內欺其心上欺　君父改頭換面儼然自媚以累我　殿下清明之治哉臣之格外資級法當改正新授職名亦所不堪而今皆置而不論者非唯煩瀆是懼誠以臣難冒之狀有大於此故耳伏乞　聖慈諒臣情勢亟遞臣職名仍　命銓曹鐫削臣名於仕籍中俾遂螻蟻之分不勝大願

辭禮曹參議疏 未上

伏以臣伏見諫臣啓辭所以罪臣者有曰尊慕罪人誣斥大臣儒賢罪與五竄臣無異同者其言皆是也以此誅滅臣且無辭況止於廢斥乎獨恨其所謂表裡用意等說為不知臣也然臣亦不暇多辨者臣之所大懼初不在此仰惟 殿下中朝而歎督責銓臣聖意甚盛也下之所以對揚 休命固有愚臣所不敢知者而不自意臣之除職適當此際竊伏念今臣待罪肺腑 朝家處之之道誠有如諫臣避辭者設令臣有絲毫之長狗馬之用用之不宜先人況臣惷愚暗劣通國所知有大戾足以滅身無片善可以補

過者乎今之銓臣誠有意於愛惜人材恢張公道也
則方今朝臣之置散者尚多何至無一人可用縱無
其人豈無賢於臣者耶且令銓臣不知臣無似謂可
以復廁朝班也則尤宜通問僚席廣採公議務令厭
人心而存國體正不必如是汲汲也頃者臺諫之議
竄五臣也聞臣名初在其中啓發而臣倖免臣誠惝
怳莫省得此之由繼而因人得聞臣之獨免蓋以臣
所處異於餘人也而臣於其時不敢輒以為然以為
盛世臺諫之風不應有此到今觀之誠非浪傳仰惟
殿下即阼以來建大中而導王道官人罪人何嘗不

一付之公議而在下之人未免以小人之心測　聖
人之心罪人而臣獨免官人而臣先占舉措顚倒有
識寒心甚不足以垂示後人也而　聖上之拒斥諫
臣似又不免啓人之疑者臣之累　殿下平明之治
亦已多矣此臣所以竊自悲傷不敢更靦對人之面
者也臣涉世乖方理應顚覆賴　兩朝寬恕得全性
命今又洗滌前愆使得復比於平人生成之德與天
地均唯當奔走職事期於糜粉而猶且哀號祈懇不
能自已者誠以臣今日進退不獨臣廉隅所關也若
夫人器之不稱疾病之沉痼有不敢一一枚舉以瀆

天聽伏乞　聖慈鐫削臣職名以伸公議以安私分
不勝大願且臣有痛迫危苦尤大於此者玆敢不避
猥越少陳曲折此言朝聞夕死無恨臣於甲寅冬仍
先朝未解之職職在　經幄伊時　朝廷有大黜陟
臣自以罪人門徒不敢仍玷清班陳章自劾實出惶
恐無他　聖明亦不之罪也厥後朝臣中情跡類臣
者相繼自列臺閣之臣承人指嗾加之以罔極罪名
謂臣等失志怨國不欲立於　殿下之朝嘻嘻此何
言耶此何言耶宋臣蘇軾有咏檜蟄龍語王珪謂軾
有不臣意章惇責之曰公欲赤人之族耶珪曰此舒

亶之言也惇曰亶之啞其可食乎惇雖小人於此猶有一段良心其亦異乎今之君子也自是以後衆口迭和或騰於章奏或發於　筵席未聞有一人如韋惇之責之者則是臣之被誣甚於古人而食亶之啞非獨珪一人在昔　仁祖丁丑故相臣金尚憲退而在野一種臺閣之臣所以搆陷異己者正與今日之言相類衣鉢之傳迄至于今向非我　仁廟明並日月我　殿下同符　聖祖則衣冠之禍寧有其旣雖然丁丑之臣其言孔慘而未聞有所指擬也自夫
朝家正亂統之罪今之君子視以爲殺人之利器磨

礪揣度非一朝一夕大野金櫝之說先露於重臣之
疏把子橋匿名之書又從而上聞臣未知此後又有
何等駭機也大網彌天非止一日之用而臣之危厲
痛苦甚於他人者自効之疏臣實先之自餘諸人或
有 朝家元未嘗收用者或有嘗供一日之職從而
斥黜者唯臣蒙 恩收叙例付軍職病痼情蹙終未
能肅謝罔極之言若獨在臣臣欲冒沒出仕則公議
若彼屛伏省愆則人言如此歷觀前史人臣所遭未
有如臣今日之窮者也以臣罪戾以臣蹤跡呼牛呼
馬唯宜順受而顧此云云實是人臣極罪天地所不

容未經暴白難以爲人苟非自絶於 天地父母者則孰能不流涕而道之哉伏願 殿下察臣被讒之罔極哀臣處此之至難特 命除臣姓名於仕籍中俾臣得而終始保全則豈唯微臣之幸凡爲臣子畏讒啣寃無路自伸者擧得而必安矣臣無任戰灼危懍之至

辭弘文提學疏

伏以臣頃於大司成辭免之疏不避猥越備陳私悃而蟻誠淺薄未蒙 矜察 誤恩稠疊 殊簡濫及乃於昨日政 擢臣爲嘉善大夫弘文館提學 恩

綸纔頒 召牌再降臣誠驚惶震惕不知厝躬之所
也臣賦性蠢劣安於自棄初未嘗讀書亦不解屬文
冒占一第竇出僥倖銓曹以臣家世仕宦遂通清班
臣自知不似居常慚懼至若文苑之職人亦未嘗以
此期待而乃者主文之臣以臣姓名濫厠於圈點之
列此誠一大異事古今所未有者瞻聆駭惑至今未
已不意展轉因仍致有此再誤也臣文字短澁其崩
迫悶蹙之悃不能萬分擧一唯是期不敢奉 命而
已雖因此重被譴罰臣亦不辭且臣之尤大懼者臣
於四月初三日以禮曹參議移拜右副承旨初五日

又移大司諫十九日又拜大司成到今新命中間未滿兩月而凡四遷官官愈清而任愈重此古人循墻而走者也今臣蹤跡與人自別況其庸陋最居人下自惟此生終無以裨補聖朝唯期克自畏慎辭榮避寵庶幾無累於平明之治使後之人指點而稱之曰盛世官人之抑僥倖如此不及私昵又如此云爾則微臣圖報之地唯在於此而今將并與此區區者而失之矣負愧平生貽辱聖朝更何顏面靦然對人哉臣之此言實出衷赤天日在上安敢飾辭伏乞聖慈還收臣貧級兼帶仍治臣逋慢之罪不勝

大宰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纔以前後無帶萬不近似之狀冒死自列危衷莫暴罪戾彌增不意今玆 新命又出於夢寐之外而兩日之内 召牌再下臣驚惶震惕罔知攸措情窮勢蹙竟至違 命臣罪萬死臣罪萬死今臣席藁私室恭竢 嚴命揆以分義有不敢仰瀆 天聽者而顧念君臣猶父子疾痛呼父人情之所不免玆敢不避僭越畢陳危懇焉臣之忝竊華顯越自 先朝其所履歷無非難堪而到今私情之危厲不啻倍

筵今臣所處之地異於前日設令臣居官任職稍有
可稱清班膴仕本非所宜苟或不稱則羞辱 朝廷
貽累 聖德莫大於此至於愚臣之長地峻責重苟
非置身於疵議不到之地者則未有能擧其職也自
古戚里之臣本性豈異於人哉然而歷觀前史就其
賢者不過以畏愼見稱苟或反是則罔或不至僨敗
其能正色立朝匡救糾繩者百不見一豈非所處之
地使之然也哉臣稟性孱劣居常畏人前月以來屢
叨匪據對人慚靦汗出浹背其心惕惕然有若身負
罪犯者以臣志氣而擬議於臣所叨職名其果有萬

一近似者乎至於臣失學不文不合於提學實狀前
疏中略旣陳之矣以泮宮課試不可蹔緩不得不强
顔出肅非謂臣於此猶可僶勉供職可幸無罪也臣
性本鈍劣且不讀書場屋文字中如對策論義之類
全不解向方而館閣之職例爲考官若其命題課次
決非所堪任至於四六駢儷之文剽掠前輩所作搜
括類書所録自前僥倖及第多出此途而臣特僥倖
之甚者出身後長帶三字銜前後應製之作疵瘵百
出不能於其時擄實自劾到今狼狽臣所自取尚誰
尤哉凡臣所陳固已同朝之所共知而徒以臣家世

業文父兄繼掌詞翰意臣或可以掇拾塗抹以備策
使殊不知糞土朽木聖人亦末如之何也伏乞 聖
慈曲垂哀矜亟遞臣新除憲職仍治臣再違 嚴召
之罪且將臣兼帶弘文提學一併還收以重名器以
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

辭實錄兼春秋疏

伏以館閣之職專掌文翰苟非能文之人未有居之
者譬如玉人之於玉工師之於木雖欲以不能者苟
充終不可得也臣之初除是任聽聞孰不駭惑而厥
後銓曹之注擬曰襲謬誤有若應行者然臣竊悶焉

臣之前後疏單非止一再而意迫而辭拙 天高而
誠微且又見阻於出納之地展轉仍回未獲鐫改而
實錄兼春秋之 命又下於此際噫臣於纂修之役
萬不近似之狀亦何待臣言而 朝廷舉措顚錯至
此者徒以臣見授職名固應參預是役故也臣之不
能抵死力辭之罪至此而尤無可贖矣目今史局之
設不遠臣之銀根之陋自當畢露伊時斥黜有不容
倖免者職名之仍前非復所慮而顧念 朝家處置
貴在得體凡人私願亦望免罪與其罪之於僨事之
後不如許之於自劾之時蓋不獨爲微臣一人之地

正所以重史事而存 國體也伏乞 聖慈曲垂矜
察將臣本職兼帶 亟賜遆免仍收實錄春秋之
命不勝大幸臣無任惶愧悶蹙之至

陳所懷䟽 大司成時

伏以臣於上年五月待罪本職 聖上憫中外多士
曰儒罰不得赴科 命臣詣泮宮曉諭諸生使之解
罰其數盖數百人厥後未一年士子被罰之數又將
如之今春曰 筵臣陳達又有解罰之 命矣臣按
學校之有罰盖出於宋儒鄉約過失相規之意其於
化民成俗不無所補然其議秪可行於學校不可達

於邦國非如有司三尺之律見之行事也儒生之以罰停科其來亦已久矣而近日施罰尤濫至取一邑數邑之人盡數削籍使不得赴科 國家取人只有科舉一路十室之邑未嘗無人材而乃使年少輕銳之輩操其通塞之權使 朝廷德意遏而不宣設令所罰盡當其罪猶且不可誠恐日後解罰之 令不勝其煩數而亦將見其狃狎而不肯奉行也今宜明示中外自此以後儒罰如損徒削籍之類一倣鄉約之意以為過失相規之資未解之前不得輒赴學宮課製而至於 國試則皆許赴焉得如朝士削職人

赴科之例其有惡行不合赴舉者自有四館之停舉
如是則上之命令下之論議可以並行而無掣肘之
患矣臣竊惟書院之設意非不美而到今其數過多
一邑至有七八處一道至有八九十者宮室之美守
護之盛往往踰越聖廟院儒之視校生若視奴隷其
爲制亦未能盡善也今書院之盛無如嶺南廣占田
土多聚閒丁其權力多在守臣之右而群居游談相
與爲浮薄之論下者徒以酒食餔餟爲事其餘諸道
可推而知古所謂藏修麗澤之益蔑乎無聞士習之
不美固已可憂而當公私俱困財力匱竭之時亦不

可不稍為之定制也臣愚謂目今書院極多無以復加矣　聖朝崇報之典亦已無遺矣設有儒賢繼出自可稍俟後世公議正不必汲汲也今宜一例停止勿許上請唯已設書院未及　賜額而其中道德可尊者許令請額而亦不得疊施則　國家祀典庶幾無濫而士習之弊亦可以少矯之矣臣聞古者市廛有賦所以抑末業也　國家唯令成均館收其若干魚菜以饋儒生比之前代取之至廉也近日曰平市署啓辭一切禁斷之臣愚竊以為過矣設令館奴收取時有所橫濫此乃末流之弊唯當即其弊而嚴飭

之不宜并與　祖宗朝養士之規而廢之也今之小
民莫不有田稅身役縣官之徵斂吏胥之侵暴豈下
於館奴之收市而　國家未嘗以此并廢稅役而獨
於市民而假借之太過誠未可曉也或謂相臣以市
廛所收比之於鶂鶂之肉則　朝家不宜以此養士
士亦不當復食臣謂自古持論之嚴峻宜莫如孟子
而猶不敢以時君之取於民者比之於國門之禦人
今此魚菜之供　累朝之所以加惠學宮而前輩名
儒之所共食者也相臣於此盖有所激而云豈真以
為不義之食也哉目今收市雖罷而饋士終不可無

魚菜則不過徵責於奴婢求助於有司而已奴婢之財產有限有司之經費多門縱得濡沫於一時終難行之於久遠臣愚以爲宜許市廛之收以復舊規而若有如前橫斂者養賢庫與平市署痛加懲治以防末流之弊計無便於此者也凡臣所論三事皆學校之政在臣職事可得而言者故忘其愚迂輒敢條列
上陳伏願 聖明財擇焉臣無任惶悚之至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之忝叨是任亦已再三矣闒茸孱劣萬不近似之狀何待乎人言而初旣不能抵死力辭以至于

今則誠不敢以人器不稱之說每瀆 天聽而顧臣
禀賦虛薄畏寒特甚日者實錄廳往來時冒寒成疾
寒熱頭痛諸症似是傷寒之重者旬月之內未易差
復風憲重地豈可緣臣久曠乎且臣伏見本府有西
路戶布請寢之啓而臣於此有不敢自信者臣本極
愚於一切時務無所通曉玆事利病無異聾瞽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亦聖人所以為敎也況玆事
也 國之大事使臺臣誠能灼然知其不可則當請
詰 朝堂與二三大臣及他任事之臣反復商確期
於歸一如是而猶有所不合則請於入侍之日發難

於 上前如漢武時嚴助朱買臣諸人故事而 聖
上從而取捨之則其於謀國之道廣乎詳審矣今乃
以數行文字泛請還收閱歷日月以為相持之計而
至其所以為說則未見條陳利害辨別得失唯以先
行西路為大段失計苟其法之便也則雖施有先後
未為大害如其不便則又何先後之可論耶且其法
果便於他道則只行一方亦未為不可前史所謂江
南便雇役河北便差役者亦其證也是非之端恐不
在此也今臣之職凡於 國家大論應得預聞而既
不能自出意見有所論難又不敢曲循僚議強所不

知則雖微疾病其不可冒居也明矣伏乞 聖明亟
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抑臣有區區所懷擬於
筵席奏達而未及者玆敢輒附於辭疏之末亦願
聖明之並賜省察焉臣伏見頃日臺臣疏中有三司
擬望人沙汰之論臣竊以爲過矣凡此諸臣其才之
果合於三司臣不敢必保而聖人有言曰吾之於人
何毁何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今諸臣之居官
任職姑未有顯過則斷以爲不合恐非聖人之意也
至於韓范齊云云之説臣誠有慨然者當次玉獄事
之復發禁府也凡有血氣者孰不搤腕裂眥仰屋流

遜而一范齊之外未聞有言之於　君上者此無他畏禍故耳臣亦伊時畏禍者之一也臣每見范齊不覺汗顔豈非羞恥之發於性者耶今范齊削名臺侍而乃使如臣者輒據首席非所以勵直氣而開言路也今范齊所坐乃為人徵債事設令眞有是事此不過鄉曲之人新入臺閣未諳事體之致此何至舉一身而棄之耶今之言者可謂善善短而惡惡長也朴致道之為人臣所未知而聞其家乃南中望族而南来人士多稱其才華則要其人未必不合於清選也且致道既參弘錄則西銓北幕之擬不過循例而令

者不合之斥不於　經幄之重而反於幕官之微乃
至強引濟州判官時事以實之亦可異也評事之彈
壓北路　朝家固借其權矣判官之設比之評事不
亦逕庭乎身爲屬僚而使爲上官者憚其威風不敢
爲非此古人之所難能是何責人之太厚也又謂致
道之得擬清望出於攀附攀附云者似謂附托權要
而得其引進也誠如是則攀附者固可鄙而受其攀
附者亦所當論臺臣之不爲明白指陳恐非論事之
體也臣雖無狀非敢有私於兩臣顧念　國家清選
多由門閥其奮自疎遠如致道范齊輩十不能一二

而今乃逆擊沮遏不少假借誠恐有違於成湯立賢之道而 國家用人之路由此而崎嶇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辭吏曹參判疏

伏以古人以人臣之陳情於君者比之於窮窘呼天疾痛呼父母人雖至愚安有自外於天地父母不盡其情者哉誠以此謂之猥越而獲罪亦所甘心臣本蠢愚孱劣百不如人自其出身干祿所望不及於崇顯徒以家世父兄之故獲通清班自數三年來所叨益難堪而私情益窮蹙至於今日 新命而極矣臣

之初除三司長官也豈不欲抵死力辭而 天聽盖
高蟻誠莫達遂使瀝血之忱終歸於飾讓尋常環顧
未嘗不惕惕于中也矧玆東銓貳席與聞進退通塞
比之三司事體又別自前朝臣中情跡之如臣者雖
才望過人未嘗有居之者如靑陽君沈義謙豈非一
代名臣而徒緣不能避遠要路身旣顚躓爲 朝廷
累是非之言至今未已賢者猶然何況不肖雖然
殿下之命臣非有私於臣也豈不以爲銓曺以臣擬
望則此亦公議所許遂回而 命之也夫人之待我
與我之自待容有不同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而

開自以為未能信則從而恱之設令銓曹注擬恊於
公議臣固不敢自信况銓曹注擬未必皆是而公議
之嚴不獨在於銓曹耶抑臣有深悲至痛沒身不敢
忘者惟我 仁敬王后祗愼謙畏以之終始其所以
警飭私門者尤勤摯古人濯龍之戒特以車馬之後
今臣職名之為流水游龍亦已多矣臣又貪戀榮寵
愈進而不知止終至於顚躓其身而貽累 清朝則
豈不有負於當日 警飭之至意哉臣情窮辭竭不
知所達伏乞 聖慈曲垂哀憐將臣職名亟 賜鐫
改以嚴官防以遂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戰慄祈懇

之至

辭副提學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禀賦虛脆素善疾病自數日來重感寒疾宿恙眩暈之症乘時復發精神昏瞀有時不省人事自前此症之發輒費旬月調治今臣所叨本職兼帶俱非閒漫之任史局印役尤急不可一日暫曠伏乞聖慈亟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大願仍竊伏念臣誠愚迂無所曉解然區區淺慮每謂當今痼弊在於虛文勝而浮議盛臺閣體例有决不可不變通者玆敢不揆僭妄條列上陳亦願 聖明詢問于廷臣而進

退之臣竊惟臺諫之數遞未有甚於今日一官有闕
百司受其弊自六卿至於庶僚皆不得久於其任人
之視職次如視逆旅莫有定志若此不已殆將國不
為國也 國家待臺諫異於庶官為臺諫者亦自重
異甚故事被推示勘者不得擬望於兩司近來在
職之人鮮有不帶推緘者銓書備擬亦不得分別引
避遞易之紛紜太半由此人 非聖人者有無小過者
推考薄罰只是 君父戒飭之辭人臣之當之者唯
當益加警惕期於勿貳而已不宜過自引嫌視以為
不當加於身者也玉堂之官職在論思與臺諫號稱

三司而帶推行公人未有疑之者兩司與玉堂何異
哉至於勘罪時難便一節兩司之互為照律自有故
事可據也近來臺諫之引避者處置請遞之後或承
特出之教則自處以已遞之官不敢行公此亦不然
遞差之請未蒙　允許則安得便謂之已遞爭人之
當此者只宜觀其事理之是非而處之苟其請遞之
啓實據公議則當再陳難冒之狀如或三司處置未
允公議而　上之特命合於事理則自可出仕如下
之請遞雖據體例而本事元非大段或事在於可遞
可出之間而　上意重於遞易　特命出仕則亦無

必遞之義也大抵三司處置多採物議而 上之特命或出愛憎故自前處臺閣之人欲以一切之例預防之反未免為矯枉過直之歸其術亦可謂疎矣大凡天下事平心而處之其弊猶至於不平況立法之初有意軒輕而能得其平者未之有也 朝廷之廣置臺諫蓋欲集衆思而濟可否夫豈樹敵而教之以爭競哉今兩司之規發言於完席片言不合則輒勍然而起以見輕引避雖知所執之非是不肯中止以為古風不可墜落甚可嗤也臺臣之職方將導人主以捨己從人而其所以務勝遂非者如此亦安能取

信於人主哉今亦宜觀其事之大小而處之若其所
爭無甚關係而僚議終未歸一則置之可也若其事
之不可不論則自可陳疏以伸己見疏與啓何異哉
至於兩司處置亦倣玉堂從多之例而如欲必伸己
見則許其陳疏如是則引避之紛紜可減七八矣古
昔明王有聽一言而天下歸仁者此非天下事務之
殷而一言能盡之也其轉圜之美天下仰之風聲所
及莫不興起而言不可勝用也苟使人主厭聞其言
亦既示之以訑訑之色然後僶勉而從之則此與終
始拒諫者何遠哉近來 主上於兩司之論雖其所

言未必忤 旨而罕有一啓再啓而 允之者亟停
之 批瀆擾之責相繼於郵報使中外臣庶稔知其
厭苦之意然後或從而聽之臣未知昔之不從何所
聞而今之從之何所見耶且如臺啓之論人過失也
初啓之 批以更加詳察者盖慮風聞之或失實狀
此固當矣至於再三啓之後一例不 允又復何待
耶然其如此者本非人主之德有歉聽納亦非臺諫
之言盡欠詳切專由於近世所謂體例者誤之也然
究謬例之所以至此盖亦有說世間事多曰忙做錯
故古人有以緩爲訓者此固近似矣然其所謂緩宜

亦有節季文子之三思若不害於詳慎而聖人猶且譏之況今日聽言之規不止於十思乎下之人習知其如此故臺啓不允之　批答未有以反復開示則只錄前啓之語而連呈之或有閱累月章數十上而不改一字者唯以相持不停爲能事是以臺廳傳啓之際啓草陳陳流出衣袂傳寫之吏至不勝錄臺諫言事之盛曠古所無而徐而察之則實無一事上下氣象如此而欲以格　君心而恢言路使聽聞風動不亦難乎張釋之論秦之失曰其弊徒有文具而少誠實夫徒文具少誠實古今國家衰亡之所必由豈

獨秦耶然此非今日兩司之臣之過也亦所謂前例古風使之至此也臣聞唐虞之盛其臣之執法而爭之者無過於三歷代忠臣直士不為不多而亦未聞以一事相持如今日之為也臣愚謂臺啓之可從者宜快從於數三啓之前其不從者亦宜明示所以不從之故而為臺諫者亦唯反復勤懇期於悟主無得以已陳之言徒為相持之計則庶幾 君臣之際洞達直截無許多不痛不痒悠悠泛泛底氣象也古之謀國事者謀於卿士庶民既不得大同則亦惟從多而行之未有回一二卿士之不從而遽停大事者

令之議事之規雖 廟議歸一而一二臺諫執以爲不可則事雖緊急不敢更議以待其停論而近來臺啓之規大事閱歷歲年少事數月雖至微細罕有旬月而停者夫唐虞之淳古猶稱一日萬幾孟子曰及是時明其政刑遷都大事也漢祖即日西都關中刻印銷印未遑呑飡安有弛緩延拖動延歲月如我國今日之爲者哉頃者戶布之議曰臺啓不停相持半歲至於無可奈何而置之近日守令之赴擧者曰臺啓不停彷徨道路曠廢職事而遠方擧子乞食 輦下雜於流殍臣未知此何擧措而此何氣象耶大抵

事無大小皆有利害當行而罷宜急而緩則害必及國惡可不問其事之緩急其言之當否而唯以不得擧行爲得體哉臣愚謂臺啓雖不停而其事有不容等待者宜即會廷臣而詢問之大事則二品以上及三司之臣小事則或止大臣　邇臣而　殿下執兩端而用之則其於謀國之道可謂審詳而其所以待臺諫者亦可謂不苟矣昔宋神宗改官制使左僕射行事右丞相取旨司馬光若其迂緩欲改爲徑直之法朱子亦爲神宗本欲富強而因此緩弱夫兩相之審覆未必多費日子而先儒猶以爲弱國之咎若觀

今日舉動則當作何語耶宋太祖時無許多秀才說
話故做得事業漢元帝牽制文義而漢業遂衰前代
得失豈不較然雖然元帝之牽制者亦古六藝之言
比之我國之謬例弊風則亦有間矣臣恐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古此而不變則浮議無時可息國事無
時可做也方今 朝廷之上所重者前例古風也相
與守之如金石尊之敵天命臣亦知臣疏之出怪怒
而詆斥之者衆矣臣以無似屢叨匪據目覩 明主
遇灾憂勞虛心求助而未有一言仰答 聖旨而乃
於引疾之章有此不適時宜之言臣之不合於論思

之職於此益明雖微疾病亦當鐫罷矣臣無任隕越
祈懇之至
辭都承旨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於昨日冒死自列冀蒙 恩遞伏奉 聖批
有安意勿辭之 教臣誠惶感不知所出不敢復以
區區情勢仰瀆 宸嚴而顧臣本以孱病之人重傷
風寒之疾彌留已閱一朔真元虛脫食飲專廢沉劇
眩轉殆不省人事喉司劇務豈容縁臣曠瘝哉況伏
聞 太廟舉動只隔一宵臣忝在近侍職當奉引而
病勢如右末由致身於諸僚駿奔之後臣罪至此萬

殞難贖伏乞 聖慈將臣本職及兼帶春秋藝文諸
任亟 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大幸仍竊伏念臣方
待罪邇列苟有所懷不宜自隱輒敢冒達於乞辭之
章臣罪萬死臣伏見臺臣沈壽亮李畬劾罷之論臣
竊以爲過矣臺臣之所以罪兩臣者一則曰當臺論
方張之日不顧臺體苟然赴試二則曰被彈行公不
念自處之道其所謂臺論方張者蓋指罷榜之啓而
然其請罷者乃小科非大科也設令小科可罷因此
併罷大科於義無據當初大科之退定亦以小科唱
榜因臺啓未行故姑展大科之期而已非謂小科若

罷則大科亦當倂罷也大小科倂罷之說法文不現出處 先朝已行之事亦未有定規而臺啓中初無一語及於大科則壽亮等安能預定以爲應罷之科而不赴監試之 命乎該曹之啓辭洪萬容李秀彦之所陳皆不免錯認大小科爲一串事而韓構劾遞之論則專出於魔戲試事不足以事理論也然則以兩臣之赴試所爲苟者恐未深思也至於韓構論劾後仍令監試之 教朝家於此講之詳而處之審非苟然也諸大臣之獻議旣出於一而伊時臺閣之上亦未聞有異議則可見此外無他善處之道也夫被

論者之不可行公廨官皆然何獨臺諫此固經道也
然事出於常例之外則所謂經者亦隨而變大臣獻
議及李畬疏中所引未交印監司及奉 命出疆使
臣一節比例襯切權度精審誠未有易此矣監司一
道風憲而奉 命之臣例多兼臺則其所以自處與
臺諫何間而此則往往世或有之故人不以為異而
壽亮等所遭今纔創見故人或疑之耳若能平心徐
究則彼此何異設令臺諫執事於郊 廟之禮而臺
彈猝發於釐成之前則亦當捨樽俎而逃匿乎抑將
姑待祀事之畢退而自處耶此理明甚何待多言乃

若三百年所無之事云者自當問之於韓構非所以責兩臣也今臺啓亦謂大臣獻議出於不得已則亦知伊日之事無他道理不容不如此也然則兩臣之無所失此亦可知矣世安有令之以義而從之則爲不義者乎亦有與之以禮而受之則爲非禮者乎壽亮等當人所未當之逆境所以處之者初無絲毫可議而受此情外之謗臣竊傷之亦望 聖明之量察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辭戶曹參判同知春秋藝文提學疏

伏以臣賦性愚滯病在自信苟有所懷語多率口從

前用是顛躓者屢矣頃於　筵席入侍妄論臺諫過失設令所言皆是其愚亦甚矣臺臣之以臣爲逞忿者要爲不知臣之言而其所謂不避形迹之嫌云者臣且受而爲過矣抑臣區區危懇初不在此臣之不合於淸要之狀盖甞累陳於庚申以後辭職之疏而事乃有不得自由者盖緣更化之初事同草創在下之淸議未及上徹而　聖上亦未有以洞燭臣不肖故也臣之冒沒因循固臣之罪而顧其意未甞不有所待也今臣擧措之顚妄如此而淸議之至嚴於此可見而今而後臣可以復申前請矣東隅之失庶幾

少補於桑榆而五十而知非君子不以為晩臣若頼天之靈得䛆不稱之服許以散班冗廩從大夫之後獲覩聖朝言路闢而清議行用臻平明之治則不亦身名兩榮而公私俱便哉伏乞聖慈將臣本職及兼帶館閣堂上之任一併鐫遞以安微分以重名器千萬幸甚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西浦先生集卷七

疏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所叨文衡新　命雖出一時　誤恩理應旋即收回故不敢徑進辭免文字遲徊累日方切隕越于中乃於此際　召命臨門臣誠驚惶悶蹙尤不知所出焉臣雖至愚亦嘗聞文衡之任必有文才有士望者為之間緣人才隨時汚隆未能盡如古人要皆一時之選可以厭服人心未有如臣空踈陋劣而亦得而濫授也究厥所以至此盖亦有說兩館提學與

玉堂長官號稱館閣極選臣於此二者何敢自謂有
一毫近似而初不能以死力辭終歸於因循冒居此
固臣之罪而亦緣伊時 更化之初事同草創群才
未及聚會淸議未及上徹 日月之明亦未有以洞
燭臣不肖故也上年以奏事謬妄始獲遞免副學此
可少伸公議而唯提學兼帶因史事未訖延拖至今
方欲瀝血陳懇期遂分願庶幾少補東隅之失矣曾
不料至於今日因仍再誤有若庶官之計仕遷轉者
也昨者臺臣 筵席所奏可見公議則 朝家處分
宜不待愚臣之自列而顧此職名一日之未遞爲

聖朝一日之羞辱淹延日子辱彌甚矣不可不汲汲收回以解聽聞之駭惑也臣之所處所遭無非節節難安而今不敢枚舉覼縷者誠以臣之不才雖無如許情勢亦無自恕之道至於新除冬官之長亦非臣所當遽得固宜一併乞解而未能暇及焉伏乞 聖明曲 賜矜諒亟允所辭仍治違 命之罪公私萬幸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罪戾山積分義掃地席藁私室恭竢處分而聖明寬恕不加嚴譴曉之以 溫批飭之以問備父

嚴毋慈義實兼之臣誠惶悚隕越不覺繼以感泣也
臣苟有一分猶可以冒出者則黽勉供職以待不職
之罰未晩也此猶未能則出叅　太廟議謚然後從
容乞解亦一道也今乃不此之為而自陷逋慢之科
如狂易人之蹈赴水火者夫豈得已哉人臣一身之
廉隅雖若微細而未嘗不與國體相關自古明君之
使臣未聞使之喪失其所守者豈獨為一人地也至
於臺諫之言公議所在故臺諫之所不許則雖微末
庶僚未有冒沒供仕者今臣無狀縱不足道若其所
叨名器則　列朝之所以待賢士大夫者臣何敢貪

戀榮寵貽此無窮之汚辱哉臣情勢窮蹙文字短澁譬如啞人食堇而呌呼中腸之痛苦口不能宣而唯其發於衷赤無一毫飾辭則可以質諸神明 天鑑孔邇寧有不察臣數日之內五違 嚴召人臣之負犯至此而能逭重辟者古今未之有也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文衡之任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公私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大司憲提學疏

伏以臣之不合於清班膴仕非臣之言國人之言也臣誠不肖不能以死力辭三四年間遍叨匪據冥行

摘埴顛躓立見上年臣以玉堂長官妄論二三臺官
之失辭及蔓延大忤時議到今歲周謗言不息謂臣
不宜以戚畹私臣干預朝論此言誠是銓曹今日之
擬望無亦未之聞耶且臣伏見本府方有趙持謙罷
職吳道一補外還收之請臣之愚見有異於是朴泰
維疏論 廟議一款其意專攻休致大臣而此二臣
者飾辭營救如恐不及使泰維無罪則已泰維而有
罪則二臣亦焉得無罪臺臣既以營救泰維為無罪
則是以泰維為可救也然而補外還收之請獨不及
於泰維豈非是非實狀終有不可揜者耶猶且謂二

臣不可施以薄罰者非臣愚昧所能曉臣之不宜冒據首席亦明矣至於館閣文翰之任本非臣所當得前此忝竊辱國不必到今再叨寧有此理若其事例蹤跡之相碍難便者臣不敢枚陳而唯是臣之父兄為人所誣陷驅之必死之地幸賴 聖明照燭得免滅身湛宗而臣身游羿彀悸魂未定唯當屛跡閒散以免罪辟尚可望出入省署自同平人也哉伏乞
聖慈曲垂哀憐亟收新授臣憲長及提學之 命以安微分以重名器不勝大願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再疏

伏以臣之辭疏一款及於本府之啓者只陳臣難冒
實狀而已　聖批所諭與同僚秤停决非臣所能至
於各樹意見與同僚相較尤非臣本情今觀諸僚避
辭似出於不相悉而至於正言權恒掌令尹彬謂臣
不顧嫌疑者反復思惟未知所指唯趙持謙曾於
筵中論臣叔父其所謂嫌疑意若在此則玆事與今
日臺啓元無一毫相涉而兩臣乃欲以此持臣不亦
異乎且大臣之請罷持謙等實以營救泰維為主餘
外特其枝葉而彬乃謂更添於公案之外豈未詳其
時　筵說而然耶又謂兩司爭執而此一款則不少

槪見持謙等之被罪正坐此一款而本府之啓全不
舉論此正臣之所未曉者也臣旣被斥於同僚宜卽
詣臺自劾而以臣兼任未蒙 恩遞故不敢冒昧出
肅玆敢更申前說焉臣頃與李端夏同在史局時端
夏方帶提學自以曾經文衡必欲辭觧臣謂端夏曰
以曾經文衡之人重帶提學有月沙淸城前例君何
固辭亦豈無自尊之嫌乎月沙者故相臣李廷龜之
號而淸城指右相金錫胄也端夏曰李相爲提學時
賊臣盜竊文柄議者欲藉舊德而陰制之故李相就
之而不辭淸城兼帶時亦値主文之非人觀其微意

盖亦猶李相也今何可據而爲例方今詞臣之合於是任者不少吾豈敢挾前日僨敗之資而有若倚就者以妨賢者之路乎君所謂避嫌之說吾則不暇君視吾豈自尊之人乎伊時端夏所答未能的記而其意則如此臣心服其言而自愧淺陋也摠裁大臣亦是端夏之言達於 筵中而許遞矣若臣夏初文衡誤命則因自劾得遞未嘗供一日之職與所謂改正者無異臣亦不敢自擬於端夏矣銓官於擬望之際若以此有所區別而然則臣之所懼只在於人器不稱忝叨至再而若乃以曾經文衡更帶提學者爲例

也則非但臣之惶愧更加一層端夏之所執據相臣之所定奪將自臣而壞了臣誠羞見端夏也玆事關係政體有不可苟然者不得不以私相問荅者仰瀆宸聽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於憲職既不可一刻冒據館閣之任又不可因循兼帶伏乞聖慈一併鐫改以謝人言以重名器不勝大幸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加資疏

伏以無狀小臣荐蒙洪私貽辱名器固已不少今者以藥房論賞又有加資之命臣誠惶蹙不知所

出人臣事君猶子之事父母奔走醫藥乃其常事今玆 恩命豈爲是哉特以 王候平復寰域同慶覃恩之典先自侍藥之地而亦或有前例之可據則膺是 命者正不必以無功自歉而臣之所大懼者今臣新授崇政之資階級崇峻本非人人所可得者而臣在上年秩是嘉義以史局堂上陞資憲今年以殯殿堂上陞正憲今又有此 誤恩一二年間躐踐三級假令臣眞有功勤可紀爵賞之太驟太數斷不宜如是也臣險釁餘生禀賦單薄踰分之榮必有灾殃欲子之官高父母常情而今臣老母不以臣陞資

為喜而益其憂懼玆豈非愛子至情不容自已乎仰
惟 殿下至仁至慈待臣僚如家人况臣久侍 帷
幄最得親近覆露之 恩無間生我此臣所以都忘
僭越冒死瀆擾於 靜攝之中冀幸 殿下之視臣
如臣母之視子也伏乞 聖明還收臣新授資級以
重名器以安微分不勝萬幸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昨者本兵除授之 命不意遽及於臣身臣誠
驚惶震惕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臣之為人長短及
出身以後居官任職之狀無論 日月之明洞燭無

餘同朝諸臣亦安有不審而今者 朝廷舉措乃至
於此豈真以臣為一毫近似於是任哉意者以 山
陵晨謁迫近本曹多有副急策應而備望諸臣舉在
劇務難於遷動謂臣猶可以供一日職事耳苟使臣
猶可以供一日之職則肅謝 恩命備員環衛然後
從容祈免可謂得計而臣之闇劣孱拙出於天性者
異甚今若使之坐府中陳兵衛臨吏卒則必將項面
發赤虧失體貌大為 朝廷羞恥此豈可以勉強而
為之亦豈試可乃已者哉若其冒昧承當而終至於
曠職務僨 國事臣姑慮未及此今有所不暇論者

矣臣之竊自傷者臣雖無狀不至全昧於自知而猶
且冥行擿埴迷不知止者妄恃　聖明之知臣猶父
母之知子亦望同朝之臣相與爲之護短不强人之
所不能爲者而處之以冗散之地俾免乎罪戾則亦
庶幾隨其性分之所近得效其區區矣自數年以來
資級驟高而職責漸重前後遷歷多非臣所當得者
而因循積漸至有今日皆臣自取尚復何言哉今臣
雖不自列固知當有公議而亦不敢閟嘿等待遽有
此瀆擾臣罪萬死伏乞　聖明亟收　成命以重名
器以安微分不勝大幸臣無任祈懇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臣冒死呼籲斲免蚊負誠意淺薄未蒙 准許日月之明猶有所未燭意若謂臣猶可以拂拭奬勵以備使令者然臣之悶蹙於玆益甚凡人之可以自勉者如持身廉簡奉職敬慎之類於此而曰我不能此固非矣至於才能則出於稟賦而有不可強傅弈小技也有終身周旋其間而不能解者如臣昏愚本無一解而至於吏事戎務又其偏塞之甚者雖假十年而學之終無解蒙之理其可以猝然當之乎即今人材雖曰眇然剸煩之任董戎之責必委之一世剛

明勤幹之臣前後所任莫不皆然未有如臣至愚極
陋萬不如人而得厠其間者也且臣竊有所慨然者
古昔人君之用人或有擢於疎遠而付之重任若此
者所任雖未能盡賢其於知人之明用人之方未為
大失也今臣之昵侍　經幄亦久矣其於迂緩鈍劣
矇不曉事之狀何所逃於　淵鑑而今玆舉措乃若
於廷臣之能否未嘗　留神焉者臣之狼狽窮蹙固
不足論而亦豈平日所望於吾　君者哉伏乞　聖
明將臣新授本兵之任　亟許遞改使國事不至於
僨敗微臣得免乎罪戾公私萬幸臣無任戰灼祈懇

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忝叨　誤恩適當　車駕拜　陵之時自

惟身備環衛不敢犯失伍之律黽勉出而拜　命非

謂臣猶可以供一日之仕也然其玷辱名器傷損

國體則罪已不貲矣顧臣無状無可以裨補毫末區

區所自勉唯欲審於自量不敢為病國之事而已臣

之曾為侍從家貧親老其意非不欲乞小邑為便養

計而終不果焉者自知闇於吏事必至於病民也及

臣為堂上官以来何嘗有以臣應藩臬之薦而議擬

於甲兵錢穀詞訟之地者耶目今 朝廷之上剸煩
馭衆之才不無其人縱不及古全盛時勝臣十倍者
何啻斗量而今也明知其萬萬不合而下以之擬望
上因而授之臣愚不識此何擧措也人之庸下出於
天性譬之律文猶是公罪若復冒擾不知自處終至
於誤 國家大事則其罪當如何哉今臣職名一日
之未遞爲 朝廷一日之羞辱而瀝血之章未能遽
徹 天聽乃於此際 召命臨門盖以臣所帶兼任
應參泮製科次而臣情窮勢蹙罔知所出廻遑趑趄
竟至自陷於逋慢之科臣罪至此萬殞難贖伏乞

聖明亟鐫臣本職上以重 朝廷名器下以解中外
駭惑然後仍 命攸司治臣違 命之罪不勝萬幸
臣無任戰灼屛營之至

四疏

伏以臣瀝血陳懇再瀆 宸嚴微誠未格 恩諭反
下其所以假借奬勵比前有加繼而有政席 牌招
之命臣之憂悶惶蹙至此益甚矣今臣性分至愚責
任至重之狀 聖明非不洞燭而猶且如此者豈以
今方內無事雖本兵禁衛之重不妨以如臣者厠於
其間而簿書酬應凡可以按例而行之者意臣從事

日久則或可以漸至於曉解耶人之於事爲學習而後能之者亦中人以上之資下愚不移與性所偏塞處則雖博奕賤技有終身習之而不能者矣今以戎務比之於文事則古人所謂依樣畫葫蘆盖喻其至無難也雖然世固有不識一丁者猝然授之以掌誥之任而責之以依樣則其可得乎今臣才分之難強何以異此竊觀前代明主雖在昇平之日莫不愼擇將師之臣唯衰世之君常多忽焉或以家世或以私恩而未嘗爲官擇人故蕭條散落旣無以繫屬將校之心不公不廣恒至於積失中外之望官方以之而

日紊　朝廷以之而日輕不待軍旅之警而國已受
病矣不必臨戎失律然後爲僨事誤國也人臣之遷
職例有辭章其或屢辭不許黽勉察任者亦其人之
雖不能自信而猶可以自勉者也今臣所遭不可以
此例論之而文字短澁不能仰暴中情　聖明之所
以處分亦若視之以例讓者然臣竊傷焉臣以無狀
荐蒙　誤恩涯分既溢理應顚覆今玆意外之除固
臣得罪之時夙夜憂煎至廢寢食宿患痰火之症因
之而猝劇有時昏眩不省人事以臣情勢之窮蹙疾
病又如此一日之內再違　召命臣罪至此萬殞猶

輕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亟賜鐫改仍治臣逋慢之
罪不勝大幸臣無任祈懇戰慄之至

六疏

伏以臣情窮病劇屢違 嚴召席藁私室恭俟 威
命卽者政院諭臣以 筵席下教俾臣從速出仕繼
以有 牌招之命臣之惶慼至此而萬倍前日矣今
臣區區私懇既已再違 天聽宜不敢復事覼縷而
伏聞 聖教以臣每以情勢難安爲辭久無行公之
意爲非又有兵判之任以文官爲之孰有鍊習而後
擔當之 教竊恐臣前後疏章辭未達意 聖明猶

有所未盡洞燭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本兵之以文官
差除亦豈以臣之不能跨馬穿札自歎也哉自前本
兵之長固未必盡得其人要之有計慮解事務然後
可以當之而或嘗試之於牧民御衆剸割煩劇之地
察之於疏章論奏指陳利病之言則雖於戎務未嘗
鍊習而以彼推此不至甚遠固未有漫不區別猝然
授之而責之以擔當如今日之爲也 聖上頃於黃
腸敬差官之望以迂疎未經事使之改望有以見
聖人之明無不照思無不周也臣之迂疎未經事甚
於敬差官擬望之人而職責之輕重可謂懸絕則是

何 聖明之察於遠而遺於近詳於細而略於大也
若臣情勢之難安則誠有之矣而亦不敢盡及於前
疏矣國家都內將兵之任唯三軍門耳臣之父兄曾
爲其二今臣又叨是任有若世襲者然此豈 聖世
任人之道而亦豈微臣私分之所敢安者乎況臣家
處地與他臣僚有異而不能早自屛退頃年言者之
所指目者思之至今心骨尚寒臣雖懵憧亦有一分
知識又安可據此權要之地以自蹈於穽坎乎臣之
私情悶迫有如此者而臣不敢及之於前疏者誠以
臣之愚劣雖無如許情勢亦無冒出察任之理故耳

臣之所大懼只在於僨敗 國事貽累 聖德而已
匪敢爲一毫自便之計而臣自忝叨以來夙夜焦煎
宿患痰火之症日漸危劇今雖欲強起行公其勢末
由一日之內再違 召牌違慢 君命人臣之大罪
而臣之前後負犯乃至於此憂惶震怖寧欲溘死伏
乞 聖明亟命攸司勘臣罪名以爲爲人臣者之戒
不勝大幸臣無任戰慄竢罪之至

七䟽

伏以臣屢違 嚴命罪在罔赦 聖主寬恕不加刑
戮其所以慰撫奬勵有逾尋常臣誠惶感隕越不知

所出今臣之抵死力辭甘心獲罪者豈有他哉以臣
才分擬臣職責如蚊負山理無僥倖辱 朝廷僨
國事勢所必至故耳至於前疏所陳私懇一款初非
臣祈免主意而區區鄙悃不敢不盡矣今者 聖明
過引 祖宗朝古事以 詔之尤非臣庸下所敢承
當臣於 本朝古事所得聞者靖 社諸臣多起感
里世為虎臣此如南陽豐沛鍾氣特盛 聖祖之任
用亦惟其人不專以家世也不然則金張許史之屬
何以見譏前史乎況臣踈迂孱劣萬不如人而強以
父兄之故比擬前輩此古人所謂山西之冒沒輕儇

可鑿玄門者也若使 聖明之用臣出於一時偶然則其爲錯誤不至甚大果如 聖批之所云云則豈不重爲中外駭笑而彌令將士解體哉今臣情窮勢蹙孤負 恩私席藁俟罪之外宜不敢復事瀆擾而猶且仰首呼籲不能自已者誠以此事於 國體朝政所關非細不獨臣區區一身私分故也且臣痰火之症日益危劇真元消鑠已至難治之域政席 牌招之命又下於此際而昏眩仆倒竟未能祗赴人臣負犯至此唯願速死伏乞 聖明早賜處分鐫削臣職名仍治前後違慢之罪不勝大幸臣無任戰灼屛

營之至

俾不進後辭判義禁疏

伏以臣之情勢决難一刻冒據於議讞之地加以疾病沉痼末由蠢動呈單請急實出於萬不獲已而喉司不諒一向退却方在悶蹙之中矣即者以 經筵官不得備員有 俾招之命而臣之情勢病勢如右所陳加以纔遭緦麻之慘有不敢入侍 筵席者終不免自陷於逋慢之科臣罪萬死仍竊伏念如臣無狀全昧法律何敢妄擬於古之有司持法不撓為天下平者而若其當初奏讞之意盖謂法如是然後可

以得當亦豈自知其乖謬而猶且為之耶令若迫於嚴命改以從輕則是以其心之所非者為是而冀幸免咎其為未安甚矣况 聖明既以臣議律為失當則宜即斥退之而 命後人改勘 朝家事體不宜苟簡如此臣亦嘗屢見令日諸臣之居是任者若有此等事則無不自列期於得解未嘗捨其意見唯以承 命為恭此豈敢有一毫自是之意有若務勝哉誠以人臣奉職之義不可不如此也伏乞 聖明亟遞臣所帶金吾之任以重 王獄事體仍治臣前後違 命之罪以警臣僚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屛營

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無狀小臣孱蒙 洪造前後忝竊涯分已溢尋常愧懼若阽淵谷不意文衡之 命又及於夢寐之外臣誠驚惶震越罔知攸措焉往歲 朝廷不知臣不肖致有一時謬舉旋因物議許即鐫改豈意到今因循有此再誤伊時自除拜至還收中間未滿一旬而瞻聆之駭惑名器之玷污已不可勝言雖臺臣陳達只擧薦望之序次廟堂請遞亦待微臣之自列周旋宛轉曲爲之地而其實與被彈改正者何異臺諫

之言即公議所在故清望新通之初一經臺評則終身不敢冒出 朝家亦未嘗不許其自處俾遂分願乃所以礪廉恥而尊 國體今此文衡之任視清望新通其輕重何如而乃令如臣滓賤已經顚躓者得而再叨臣何足言有辱 清朝此臣所以夙夜憂煎仰首呼籲不能自已者也若臣失學不文萬不近似之狀固國人所共知 聖明所洞燭而前此章奏中亦既備陳今不敢一向覼縷以瀆 天聽伏乞 聖慈曲賜矜諒亟允所辭以重名器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祈懇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臣冒死陳懇仰瀆 宸嚴微誠未格 温旨旋降意者謂臣猶可拂拭以備策使者然臣之悶蹙於玆益甚噫以臣之才擬臣所叨蚊山負重猶是歇後說話則今臣控辭夫豈士夫間遷官常禮而若臣之所大懼又有在於此外者目今名器之踰濫 國體之陵夷可謂極矣而唯是 朝著上一端廉隅猶有未盡喪者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臣雖不肖亦何忍自臣身壞了且臣無狀昔嘗出入言議之地其於他人清望之通塞豈能全無所干預而

亦豈無因臣之言而不能自安於職次者乎如臣者之言何足為有無而猶且如此則臣於臺臣 筵席之言其可謂不足恤而獨能安於心哉若謂臺臣所達泛論體例而已未嘗言及長短云爾則臣嘗聞前輩之言銓書注擬之際郎官不卽書名而再濡其筆則其人不敢出仕云夫銓郎之專擅通塞本非令典下筆之稍示持難異於指斥而故事猶且如此者誠以士夫之廉隅不可不礪也臣若諉以泛論過於自恕則不幾為無忌憚之歸乎文衡之任實為多士所標準苟非置身於疵議不到之地則未有不辱及於

朝廷者以臣猝賤以臣駑下雖微人言尚無堪當之理豈可以顚躓之餘强顏冒出重爲國人嗤點乎臣自有新 命以來夙夜焦煎至廢寢食宿患痰火之症日漸危㱡有時昏倒不省人事乃於此際以義禁府時囚積滯有 牌招之命而臣情窮病劇竟未能祗赴罪犯至此萬殞莫贖伏乞 聖明將臣新授文衡之任及臣本兼諸職一倂鐫免仍 命有司治臣違慢之罪公私幸甚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五疏

伏以臣不幸叨此萬萬不近之職名重以萬萬難冒

之情勢籲天莫達鎻地未入終焉自陷於重辟如狂
人之蹈履水火而不知避焉四犯違慢之科再承推
考之 命而至於揆以分義殊極未安之 教尤非
臣子之所敢聞者負犯至此理無幸免唯當席藁私
室恭竢斧鉞不宜復事瀆擾有若撕捱者然而臣伏
聞頃日大臣 筵中所達之言則其所援引前輩故
事與臣今日所遭殊不相侔始悟臣前疏辭意未瑩
無以仰暴微悃玆敢不避猥越之誅復此呼籲臣罪
萬死臣竊惟前輩之以次點行公者亦其人之才望
素著不次之擢允恊公議故耳無論其時未聞有人

言設令有之體例間泛論誠不足為嫌而若以此擬於臣身則大有不然者臣於庚申夏猝擬文衡之望仍有提學之　命固已大駭瞻聆矣自是以来忝竊益踰於涯量言論益拂於公議頼　聖上照覆得免大戾而癸亥　謬命又出於意外物議之洶湧盖可想矣臺臣不欲斥言實狀姑據體例而言以為臣解職之地則臣雖欲自托於前輩之事有不可得而况今公議之未允猶夫前日則臣之自處豈容有前後之差殊乎至於大臣所達文衡之任專主文望故雖以疵累遣彈人不敢間云者亦謂其人之實有才學

如鄭士龍之起於廢斥之中每膺儐接之　命者耳若臣者徒以家世父兄之故仍因至此當初薦望之時旣無文才之可稱則到今顚躓之餘有何人不敢間者耶況古今時勢之不同有不可一例而論者設令士龍生於今世則其耐彈行公臣不敢必也文衡之任主一代文盟三百年衣鉢相傳皆是人望所屬而一朝乃以如臣滓賤已經顚躓者覥然出而當之曰前輩亦嘗云爾則世間安有如此無耻之人哉臣之冥行擿埴貽累　聖朝亦已多矣為今日私計唯在嚴公議而審自量少補前日之失而區區報效之

願亦不外此是以每得褫解一職則欣幸感激如受
慶賞如其不得則彷徨憂懼寢食靡寧臣之此心可
質神明　天地父母寧不惻然往歲臣忝叨亞銓冒
昧自列幸蒙　聖恩特允所請天高地厚眞不足以
喩其萬一居常自幸以爲自今以往保無顚覆之憂
豈意今日狼狽又有倍於前日乎臣情勢日益窮蹙
疾病日益危劇前後罪犯分義掃地三尺至嚴豈容
每逭伏乞早降　威譴以肅朝綱無徒爲曠日持久
重傷　國體不勝萬幸臣無任戰灼隕越之至

六疏

如鄭士龍之起於廢斥之中每膺儐接之　命者耳若臣者徒以家世父兄之故仍因至此當初薦望之時旣無文才之可稱則到今顚躓之餘有何人不敢聞者耶况古今時勢之不同有不可一例而論者設令士龍生於今世則其耐彈行公臣不敢必也文衡之任主一代文盟三百年衣鉢相傳皆是人望所屬而一朝乃以如臣滓賤已經顚躓者靦然出而當之曰前輩亦嘗云爾則世間安有如此無耻之人哉臣之冥行擿埴貽累　聖朝亦已多矣為今日私計唯在嚴公議而審自量少補前日之失而區區報效之

願亦不外此是以每得褫解一職則欣幸感激如受慶賞如其不得則彷徨憂懼寢食靡寧臣之此心可質神明 天地父母寧不惻然往歲臣忝叨亞銓冒昧自列幸蒙 聖恩特允所請天高地厚眞不足以喩其萬一居常自幸以爲自今以往保無顚覆之憂豈意今日狼狽又有倍於前日乎臣情勢日益窮蹙疾病日益危劇前後罪犯分義掃地三尺至嚴豈容每逭伏乞早降 威譴以肅朝綱無徒爲曠日持久重傷 國體不勝萬幸臣無任戰灼隕越之至

六疏

伏以臣屢違 嚴命分義掃地席藁私室唯願早伏刑章矣昨者以臣備擬 庭試試官之故一日之內召牌再降而問備之 命辭旨極嚴臣誠惶怖震越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使臣苟有一分可以自力者則何敢復事撕捱自陷於不測之誅而今臣情勢窮蹙死期將迫痰火眩暈之症日益危劇眞元銷鑠食飮全廢沉懵昏瞀不省人事欲起還仆竟未能祗赴臣之前後負犯至此不容毋得幸免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勘臣罪名以肅朝綱不勝大幸仍念臣方在竢罪中不當復有所籲呼有若蘄免 譴責者

然而區區螻蟻之忱終不敢自外於 天日之下此
言朝聞夕死無恨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固當不避
燥濕服勤至死而如其才分之難強情勢之難冒者
則亦未嘗不許其辭免焉此二者義固並行而不悖
是以正考父之三命循墻君子猶以為恭而公孫賀
之涕泣拜相決非盛世事也臣之曾為亞銓也冒陳
危懇得蒙 恩許大聖人成物之仁真與天地同德
感戴悅服豈獨微臣一人人或謂大提學只主文翰
異於銓曹通塞之地此言誤矣今之文衡即古之知
貢舉而堂下清選如知製 教讀書堂皆出其手職

任常與東銓相表裏而地望清峻過之臣若辭亞銓而受文衡則豈非孟子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者耶設令臣無他情跡之難安猶不當冒受況臣狼狽顚躓如前疏所陳者耶臣之昏愚陋劣無以補裨毫末平生所勉唯在於嚴公議審自量得免貽累聖朝而亦欲以此藉手歸見先臣於他日耳自他人觀之其拙誠可笑而在臣區區則其心良苦而其志亦可哀矣詩云毋也天只不諒人只只恨臣之誠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尚復何言哉臣無任戰慄竢罪之至

七疏

伏以臣之前後負犯宜伏重辟上章自列恭竢 威命非者伏奉 聖批辭旨諄諄無異慈父之誨子至以斷無許遞之理爲 教臣誠惶慼感泣益不知所以措躬也夫人臣之違 命極罪也宜若天險之不可犯而近來諸臣或緣情勢之難强未免此路稍滑而若其屢招而不進決非人臣分義之所敢出此其人非狂易喪性則必其情勢萬分崩迫也臣之庸孱疲劣決不效新進名官矯厲尚氣必行己志者而況臣待罪肺腑之地豈不願小心謹勅祗畏 國家憲

章庶幾終始保有 寵光乎設令臣愚不知出此亦
豈無父兄親舊交相勉戒者而今乃自陷極罪曾不
知悔此豈非古人所謂所惡有甚於死者乎匹婦呼
天猶能感動精祲而臣之誠意淺薄獨不得見憐於
天地父母撫躬自悼尙復何言而若其區區所守終
有所不敢變易者臣罪至此益無所逃矣且臣今方
控辭新 命則他餘職事勢難獨察而所患賤疾亦
復危劇政府西壁久作養病之坊 筵席入待亦無
以推移備員至於藥房廚院重地尤豈容一向曠職
乎伏願 聖明將臣實兼諸職一倂鐫免仍 命攸

司勘臣罪名以為人臣之戒不勝大幸臣無任戰灼
屛營之至
劄
玉堂請 神德王后祔廟劄
伏以臣等以 神德王后祔廟之請瀝血封章已逾
半載所陳者帝王繼述之孝所據者歷代宗廟之禮
至於其中復昭陵一節又 祖宗之所已行者也以
殿下之明聖固已洞察乎此而猶且持疑不決無以
大慰輿情者豈不以事體至大不容不慎重故歟雖
然臣等竊恐 殿下徒有慎重之意而未知慎重之

道也臣等謹按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卿
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此古昔聖王之所以處大
事決大疑者而其所以慎重者不越乎此也今者
祔廟之請上自三公下至庶僚而以至婦孺之無知
莫不引領翹足庶幾縟儀之舉此洪範所謂大同者
也殿下循一國之公論以定莫大之典禮則慎重
之道固無以加此而今也上下相持淹延時月姑借
慎重之名以為退托之資誠未知其可也昔者滕文
公聞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說則曰是誠在我雖先
君之所莫行父兄之所不悅有不暇恤焉夫滕之絙

喪自其先君假令文公不用孟子之言其失在於因
循而已行先君所不能行者又與夫無改之義若不
相似而文公斷而行之曾不留難者誠以惻怛傷痛
有不能自已故也然則今日之事獨不在於 殿下
乎 貞陵告遷之後雖世代浸遠而以祖孫承重之
禮及妻白母之義觀之則 殿下之於 神德不可
謂無毋子之道也以 殿下追慕之誠其能無顯宗
鏡奩之慟乎夫孝子之喪其親者葬日而虞卒哭而
祔不忍其親之一日無所依歸也然則 先后之無
所依歸也亦已久矣 殿下若念及於此則必將惕

然而驚愴然而感惻怛傷痛有不能自已者其於
祔儀未擧之前必不敢一日寧處也伏望 殿下念
天理之終不可昧人心之終不可拂亟擧 祔廟之
儀以慰神人之望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啓

賓廳請 從權啓

臣等昨奉賓廳再啓之 批以予意已定斷無允從
之理爲 教臣等相與聚首不勝憂遑煎迫之至竊
禮經從權之文古聖滅性之戒以 殿下明聖寧有
所未察而猶且於羣下之請牢拒至此者只緣 孝

思之罔極不自知疾病之已深故也今 殿下所經
痘疫是何等大病而落痂之後氣血未完乃於此際
奄遭窮天之痛自侍藥以來十數日間焦煎之所銷
鑠哭擗之所毁損又不知其幾何咳嗽嘔逆之症特
其易見者耳設令今日 玉候姑未有大段疾恙先
事之慮有不可暫忽況今難言之疾必至之憂一國
含生之屬莫不遑遑叩心而 殿下方欲徑情直行
躬蹈不測之危不念 大王大妃惟疾之憂皇天
祖宗付托之重乎昔我 顯考於甲寅 國恤亦未
嘗不勉抑至情俯從廷請而唯其 從權差遲滋補

後時及乎 違豫之日諸醫不知所出到今追思心骨猶寒此臣等所以夙夜危厲唯恐失時齊聲仰籲不能自已者也若復上下相持遷延日子使病根滋蔓以至於不可追悔之域則臣等雖伏不忠之誅何益於 國家乎伏乞 聖明更勿留難亟從權制以副神人之望

遇灾 詢問時 榻前啓

臣聞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淫亂之漸其變為簒六七年来搢紳間貪饕無厭淫亂成風黨論之弊亦未有如近日之甚者此皆大亂之所由生也今當政化維

新遇灾 求助之日大小諸臣固宜精白其心無或
復蹈前轍而任君師之責者尤當大加警飭相與交
修不可以罪人伏法便謂朝著清明無可慮也惟天
生民有欲苟無以防限之則流入於邪僻必然之理
也 國家內外官餽遺之際不甚嚴截歲饌節扇不
自有司分給而許得私相與受其弊易至踰濫且近
日朝宰之請囑徵求於外方者罔有紀極其於武弁
尤甚故武弁之自待其身甚輕一以善事權貴為仕
宦之捷徑此弊其來蓋久而至於六七年間而極矣
議者謂武弁之為外任者不如文官之簡約此豈文

武之性有廉貪哉其勢不得不然也文官之踐踏武弁殆同卒隷而其於求請則不顧廉恥故又反見侮於武弁 朝廷以之日畀良可痛也 仁祖朝關節之禁極嚴犯者至於流配無少容貸莫如申明此禁以防請囑徵索之弊而且聞 祖宗朝舊例歲饌節扇之來必先自憲府閱視略如署經之制云今復此法則踰濫之弊亦可以少革矣

外任辭 朝前必先謁諸宰及承旨三司之家謂之下直下直未畢則雖自 朝廷催促而終不敢赴任夫馬之留待官事之曠廢其弊不少臣聞前輩之言

下直非古自光海朝有之雖曰面閱其人審其能否
而言貌取人聖人之所不能安有立談之際便知其
才之有無乎此不過妄自尊重作為氣勢因以售其
請囑徵索之私耳且近年閫帥守令之下直於諸家
也其家下人輩預作米布帖字勒令着押閫帥守令
莫敢違拗云此又光海朝所無事也臣愚以為外官
赴任時往事宰臣有所指揮則招之而分付可也外
官有所禀定則請謁亦可也若乃知舊間歷見非所
當禁而此外所謂下直者今宜一切罷之也
列邑之有妓生蓋以待戍卒之無家者非為士大夫

漁色而設也然法典有守令潛奸之條而監司都事則未有明禁故前輩於此視之為小德之出入盖亦其時此弊未甚而然也近日士夫間淫風大熾甚者至同人道於禽獸關西人相傳之言有不忍聽聞者古者桒間濮上之風亦不至此賊鑴竊一時儒者之名而宿於故宰寡妾之家逆堅內有禽獸之行殺妻滅口紅袖之變次至之獄並發於一時其禍所極幾危 社稷自古淫亂之禍未有烈於此者桒濮之風衛之所以滅於狄此非細慮也皇明永樂間著為士夫宿娼之禁犯者除名仕籍今雖不能每人而禁之

如中朝之法監司任一道風憲守令黜陟出於其手律已不嚴則無以檢下故守令濳奸之科只為文具今宜嚴立監司狎娼之禁一依守令濳奸之科都事評事御史敬差官亦如之則庶乎為立禮防禁邪僻之一助也

國家倣前代設官六曹各有屬司司各有正佐郎正佐郎各有所掌而統之於堂上今戸曹以下無不然者唯吏曹則以三司庶務一委執吏而所謂正佐郎者專任清望通塞大非 祖宗立法意也盖自朝論歧而銓郎之任益重前後為是任者非無秉心公平

之人亦豈無疲軟不職之輩廁於其間而大抵新進名流氣銳論峻激揚之效不無所裨而黨伐之弊亦在其中故世以銓郎為黨論根本非虛語也 仁祖大王深悪此弊 命罷銓薦而其實未嘗罷也新入銓曹者例自玉堂擇差故居是任者一時不過兩三人或止一人而若有病故則例出假官自古官不必備者唯師傅之職而不然則冗散官耳銓曹號稱捴百司其不為冗散則明矣銓曹堂上之有闕未聞以乏人為言而獨於郎僚未有備員之時玆豈非大欠乎今宜一遵法典並出文選稽勳考功三司正佐郎

使之分察庶務若有闕員則得請開政如兩司守令
之例如此則職務修擧而免奸吏因緣之弊論議相
參而無事權偏重之患且入侍諸臣方以修明法典
陳達而此亦其中之一事矣
我國士大夫最重古風其遵守甚於法典而所謂古
風者固多極無意義者大率主於自便自尊而侵虐
下僚耳雖以一事言之四館之侵辱新及第出於麗
末陋俗 先王朝明有禁令而曾未幾何亂雜依舊
頃日一武弁以鄙悖之言加於新進遂以此獲罪以
臣觀之四館之所為其去曾不能百步五十步之間

武弁之獲罪者豈不稱冤乎臣謂若不掃除此等謬習則雖有良法必不得一日行於今日矣

西浦先生集卷九

祭文

東宮祭賓客趙復陽文

惟靈趍庭詩禮華國文章繪事後素尚褧彌彰遭遇
聖朝展武亨衢冢宰文衡為世楷模粤台幼稚未離
阿保蓬麻沙泥唯在所導頻公調護 聖主知臣不
謂余蒙善誘諄諄口指手喻毫分縷析渙然無礙充
然有得廣竭吾力終始典學日講未飫天奪何速
宸情悼惜朝野涕淚襚儀便蕃哀榮備至廉介之操
樸直之風盡瘁之節憂愛之忠國史書之輿人誦之

靈固何憾台将疇依引領空谷白駒莫縶顧瞻賔階
九原難作有過罔聞有疑誰質感念存沒心焉增怛
柳車既飾即遠有期臨喪一哀事與心違兹遣宫僚
肴奠菲薄不昧者靈庶幾歆格

大司成金湜 贈領議政金權領議政金堉清

風府祠宇 賜額祭文

中廟御極運啓休明登崇俊良陶鑄虞唐猗歟大成
應期挺出方駕文正直造道閫天人對策若漢之董
法遂勸講淳夫在宋成周以降膠庠久墜疇任敎胄
一夔足矣魯變至道詩禮絃誦俾予文治四方風動

謂天可欺讒舌罔極駴機遄發百身莫贖重華繼照
雷雨雪寃一時之屈萬代之伸天之報施愈久不忒
世有令孫克肖厥德烈烈忠簡際時昏濁金墉禍迫
天地翻覆讜議日揭人紀永賴視若康莊雪嶺瘴海
崇蘭自燒芬馥彌遠以身殉道古聞今見矯矯文貞
藏器待時 聖祖所擢 寧考所毗畎畝巖廊終始
一德存心愛物越自初學施於為政丘民蒙福堅確
不撓衰癃炳若惟玆三臣所遭雖異裨我世道其軌
無二窮達夷險不負所學厥學伊何聖賢是式若人
之儔生也不數相去千里曠世一覿孰如三臣相承

祖孫麟儀鳳師萃於一門惟孝于先事君則忠以啓
後學孰與讓功睠彼鄉邑遺風未沫高山仰止小子
有述複峽中闢漢水清泚於焉有廟祭祀一體爰錫
顯額侑以泂酌不昧者存尚冀歆格

兼賛善宋浚吉致祭文

洪惟 皇考撫運圖治疇咨髦俊將大有為帝賚良
弼俾亮天功密勿訏謨一二臣同卿如威鳳千仞其
翔覽德而下為聖世祥禹鼎燭姦朝著肅清綱擧目
張有蹶厥生卿謂萬化本諸人主大本旣立擧此而
措令往何法古唯周宣車攻偉烈内修是先一部心

經千聖相傳敬義之訓上自黃顓臯謨說命復見今
日至治之興朝野翹足昊天降割　弓劒遽墜蒼黃
寢殿血以繼淚豊水有芑佑啓後人繼述之責付茲
老臣矧予寡昧賴卿有聞服膺明誨越自冲年學而
後臣以友以師薰陶之益爰及吾兒難進易退固卿
素履一念君民卿豈恝視日望造朝天奪奚速生民
無祿吾道靡托嗟卿所造夫豈易論就其著者可得
而讚淵源之遠門路之的淸明愷悌至誠懇惻先賢
氣像霽月春風以此貧卿庶可形容人亦有言貴相
知心予嘗興感致意再三卿昔告歸予心如失予問

前期卿對以疾臣身雖遠心在殿陛苟有所懷臣敢自外言猶在耳俾也可忘前春一封事關巖廊噫卿中情予非不揆慨玆臣鄰疇識予意披露心腹盖待他時奄忽長逝豈予所期吞不復宣永偶幽明興言及此予涕有滂亾鑑之慟在昔唐宗曠世興嘆吊其不終顧予相與寧間存沒庶幾此心泉壤可徹冬春荏苒遠日將迫久矣謦欬不聞予側感念疇昔眛眛予思匪惟卿思 寧考是追爰遣禮官式薦菲薄嗚呼英靈尚冀歆格

顯宗大王殯殿議政府率百官進香祭文

舜禹執中湯武建極心法相傳歲或五百天祚我東
世有 哲王無憂之盛配彼岐昌 仁祖之功 孝
廟之德明明我 后式纘厥服仁聲仁聞越自貳極
重華克協离日繼燭永言孝思祗奉 兩宮至養無
方和氣融融 祔禮有闕 列聖未遑縟儀旣舉
宗祏增光淫肆亂眞匪聖誰闢易剎為庠盡君師責
水旱之灾儆予者至拯濟乳哺功並禹棄講劘細氈
寤寐良弼命汝啓沃命汝舟楫克勤克儉曰誠曰敬
清明在躬嗜欲退聽嚴恭寅畏十有六年周庖不盈
漢租屢蠲 聖德之興如日方中民譬則草我德為

風詩讚車攻實自內修二南之化庶幾六州不吊今
春軒星告祲禮軼滕廬悲纏漢奩 孺慕罔極夢齡
難徵金滕纔閟王几已憑奔走哀號深山窮谷喪考
茹痛歿世慕德欝彼 玄宮密邇 皇祖儲祥蓄祉
神鬼秘護 陵不崇墓取法後元 嗣王聖孝遺志
是遵靈辰不淹 仙櫬將啓載瞻吉仗猶疑一豫伏
念臣等俱以謭劣受 恩隆重生成之澤自頂至踵
路阻攀髯誠慙蕁蟻圖報之願此生已矣敢將瓣香
仰達微忱 陟降洋洋尚冀 監臨

討逆後祭賓宋浚吉致祭文

人臣獻言皆曰予忠伊考其後有未必中君子異是
久而益徵何以致斯曰公與誠自卿之逝星霜九易
其言獨在炳然如昨孽臣當朝人莫敢指卿斥其奸
謂杞不死天未悔禍言不見以剝床滔天式至今日
賴 宗社靈克正王法追思疇曩為之涕甚豈惟卿
思 聖考是追方卿抗言人或危之 聖考知臣以
禮始終煌煌袞褒 命貤上公矧予受學粵在稚幼
情義之孚古亦未有云胡譴罰乃及身後豈予本意
常用愍嘆逮茲更化首先復官心猶未慊咨我遴臣
先見之明在唐九齡時君感悟致祭曲江瞻彼羣如

哲人攸藏荊江在陰雞岳在陽滄海庚嶺異代相望磬欬雖閟儀形可忘溫溫其德偲偲其言千秋萬歲聖考有臣爰舉祀典寫予悲悔嗚呼英靈歆此奠饋

判書尹絳致祭文

惟靈重厚其質直方其德惟孝與忠實自天得遭遇清時歷踐華貫盛之王堂人恨其晩屢奉毛檄迴翔下邑人方汲汲我歛若怯及乎臨事屹然山峙屬爭大義賓張清議竪子失律將濡碪斧卿時抗論王章克舉 聖祖 神考眷注日隆謂可大用簡自 宸衷乃擢喉司乃長言地乃參兩銓暨都御史有好在

朝卿獨其腑先見之明久而益著進班卿月宗伯司冦位大冢宰命秩崇懋克清克儉不懈終始逮予嗣服老成是倚奏誓一介漢廷長者前輩風流典刑不墮與同休戚期濟艱虞卿遽引疾歸臥郊居家有懸車田無負郭優游仟佰野老爭席予懷伊人在水一方寒花晩節獨保馨香皤然造朝予日望之何恙不已遽止於斯惟古哲人以身為教其進與退均裨世道礪廉激頹繫卿是賴卿身雖退計功則偉是亦為政用匪不究與言殄瘁予心之疚柳車既飾遠日斯迫替奠洞酌庶冀歆格

康陵　親祭文

翼翼　康陵配漢灞園　盛德至善沒世不諼眇子
小子祗承前烈監于成憲庶免隊墜失珠丘在望霜露
既下禮徵東都躬親掃灑欝欝象設先后同域　徽
音未沫百載如聆於昭　聖靈陟降洋洋眷顧後人
錫福無疆籩豆孔潔執事有恪尚　鑑誠忱俯垂歆
格

社稷祈雨祭文

維神配天實主下土庇茲羣生若毋子孺小子無良
不克媚神獲戾于天移害於民旱魃為虐邦本將覆

匪我明神誰因誰極今玆一雨莫非神賜願卒其德
以普厥施 右國社

於赫明神功參化育奠我生民莫非爾極邦運不幸
旱暵斯酷我求於神亦云其亟言造壇壝靈雨隨之
顧慙菲德無可致斯慄慄祗懼不敢自足式薦牲幣
冀終厥澤 右后土

維國有稷主此百穀民受其賜莫名其德嗟我三農
餒在其中雨暘小愆生理已窮況此凶旱載籍罕覯
立視塡壑而莫之救一雨終日伊誰之力無遠其霽
遍我八域 右國稷

惟我躬稼爲民癯身民之所恃宜莫如神今玆亢旱
痒我嘉穀緣予不德重貽神慼既恵以雨猶未能洽
慼幸雖深神意難度命我股肱晉布忱誠永垂冥佑
俾秋有成 右后稷

宗廟祈雨祭文

於皇 祖宗敬天恤民奠玆大東施及後人噫嘻小
子不克靈承民愆日滋天灾迭興靡歲不旱至于今
日八路俱困公私並竭無地可移無粟可發萬姓喁
喁如鮒處轍牲幣既卒神嬿其瀆匪我 祖宗何所
因極洋洋 陟降照臨下方相此顛連寧不盡傷

監臣徽忱容臣自責 誕垂靈佑活我邦國

祭外舅刑曹判書東里李公文

維歲次戊午八月己巳朔二十一日己丑女壻金萬重敬以酒果之奠昭告于外舅刑曹判書東里李公之靈曰我年十六贅于公門公惟一子視我惟均我學爲文繄公是師使字之善喜見鬚眉女壻登科入家則有公之慰悅無異我母令子輩英先後一歲子秉史筆壻直玉署公長銀臺同趍禁闥簪裾相接匑佩交軏公在私第少長團欒顧謂夫人男女雖單膝下之榮人莫我先繼以勉勵圖報 國恩禍福無常

哀樂相禪五六年間喪戚連綿鍾情之慟悼亡之篇豈不理遣至情難抑去歲丁巳公齡周甲家人設酌慰公之獨秋花映樽絲竹在列綠野賓客臭味無别小子獻詩公辱酬章俛仰今昔意致愴悢亦有諸公迭投琳琅有唱斯和爛其盈篋庶幾百年永陪此樂謂公康強大耋是期云胡不淑而至於斯人亦有言天道福善此理茫茫安所詰問屬纊之朝申申其語命名弱孫俾題于主遍呼諸姪女壻外孫朂以後事爰及遺文着之心膂其敢忽忘惟公之德孝友子諒宗族仰哺孤寡有養發為世用內外俱宜杲藝與達

公實有之世所知公文章之妙知而不用用而未究
疇昔則然矧伊今世玆實與誦公豈芥滯唯其一念
炯炯憂時漢誼唐甫異代同歸齎而入地莫知我悲
睠彼農郊公有小築時時命駕杖屨自適間謂小子
余老且休子雖壯年故倦于游他日林下從我其由
一畝之宮預爲子謀言猶在耳奄隔千秋秋日荒凉
庭宇寥閴苔深履迹塵暗編籍琴瑟倚壁凄風自韻
即之心驚念之涕隕日月不居即遠有期終天之訣
寧復來思列此哀誠以侑清酌公靈不昧尚冀歆格

祭李大司諫柙文

維歲次庚申閏八月丁亥朔二十四日庚戌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金萬重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故大司諫臺山李公之靈曰昔余識公春坊之直余實無似公辱弟畜謂余樸魯可結婚姻兒女之故倍此情親明時獲罪先後斥廢閉户追從若逃空虛時時騎馬訪公一攄公已淹疾有妨晤言衰門有慶晚而抱孫與公相慰一笑欣然謂靜者壽聖言宜信公而止斯孰勸為善公惟長者孝友廉謹發為詞藻人莫敢先相彼薄夫自喜沾沾寸有寸長見于眉关公則異斯穆然自持臨事諤諤退而默默公性則然不暇

強勉欲學未能愧余儇淺天運反覆進塗大闢登庸于朝半公舊僚銓貳謀長待公有瘵公去翛然曾不少留即遠有期旌旐載路親賓咸集子女哀慕蕪辭薄奠曷寫余悲嗚呼我公尚鑑于玆

樂章

壽康曲

於皇　太毋配古塗莘翼我　三朝惠此䘲民天監厥德俾壽而康如山不騫應地無疆　曾孫燕喜管籥笙鏞稱彼玉巵萬福来同煌煌顯冊永我　鴻號太毋之仁　曾孫之孝

批答

領議政鄭太和初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休戚是同有難以疾病而請急倚毗之重不暇以強迫為未安參以公私宜有先後顧予寡昧遭此屯艱旱澇連年邦本將蹶灾異式月天意難諶雖有愛民之心尚慮惠澤未究亦欲應天以實反躬修省之要所恃輔弼之臣尚賴匡救之力惟卿四代相業 三朝老成灼然龜筮之決疑事至而不惑嶷然山嶽之鎮物國恃而為安當危急存亡之秋舉國而聽任舟楫霖雨之責捨卿其誰不意仰成之辰遽有

引疾之請 祔廟監董之役不瑕榮衛之致衍愆逐日起居之班抑恐調攝之失節偶然霧露之恙豈無神明之扶刓惟上天之威無非否德所召懇懇引咎之疏雖或出於撝謙汲汲弭灾之方政有賴於燮理念玆庶務之多滯緣予昔疾之未瘳雖在砭焫之中敢弛憂勤之念深惟股肱之義宜竭盡瘁之誠豈待多言不若是恝臨淵履薄寧莫恤乎予躬釋負就閒亦豈安於卿意於戲君臣一體固宜協心而圖治憂虞多端詎容奉身而求退勉副至望亟斷来章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相臣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國家之憂虞朝夕莫保宰輔之進退安危所關此豈引疾之時肆用敷心而誥職予不辟獲戾于天連歲水旱之災蓋史策之所未覩八路死亡之慘雖兵火亦何以加赤子流離潢池有弄兵之患良臣凋喪唐室起亡鑑之嘆有萬分必危之形無一事可恃之勢倉廩罄竭雖欲賑發而何由杼軸空虛那忍稅斂而重困不知計將安出雖有智者亦難所恃輔弼之臣與同國事尚賴匡救之力少回天心在 先朝知卿之深惟寡昧舉國而聽憂愛根於天性王臣

匪躬精神發於事為俊傑識務纔見入告於晉接奚遽謝病而巽辭設或榮衛之少愆顧卿年齡之未暮若論出處之大義則予際遇之方隆當此時可以去乎豈平日所嘗望者儒賢遜野願莫遂於同朝左揆御綸期已迫於辭陛歎鼎席之久曠我將疇依失舟楫於中流誰與共濟惟今年蠲減之政尚待消詳况明春調度之方尤急講究卿不強起國無可為於戲唐文皇之體臣豈無剪鬚之念漢武侯之殉國宜思鞠躬之誠亟斷來章勉副至意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右議政李慶億初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自聞卿體之不佳方切憂念是何予心之不諒而有遜辭或未深思肆用敷告疾病而思釋重負固人之常情安危之頃仗賢才乃今之急務然以公私之辨宜有輕重可言休戚與同卿固無恝視之義倚毗之重予奚暇強迫為嫌矧 先朝識卿于微惟小子舉國而聽歷華要而登宰列一節不渝由銓衡而躋台垣輿望允協公平足以矯時弊清慎足以為世儀蓋舉朝方拭目於陶甸胡令予如失手之左右計年齡則未及遲暮論筋力則方喜康強偶然榮衛

之少徧意者神明之所勞念周餘蘇息之未易而予躬疹疾之纔瘳方將勵精而圖治以倡卿士庶幾懲前而毖後以固本根此誠治亂之一大關亦惟寡昧之一初政舟楫之托所深望於輔臣鼎席之虛未有甚於今日時不可去我將疇依於戲卿無復辭予不多誥臨深履薄予無樂乎為君憂國如家卿豈果於忘世宜遵至意勉回遐心所辭宜不允故兹教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金壽恒呈辭不允批答

相臣匡救之責所遺之時不同明主禮使之方所任

之人亦異安危攸繫寧遂獨賢之必倚毗之隆難辭
盡瘁之節使晉公復起於綠野必能繼貞觀之休若
司馬閑卧於洛彼何以致元祐之盛史牒俱在得失
較然眇予沖人嗣有令緒㷀㷀在疚奉訓誨之無期
慄慄懷憂恐繼述之或墜非不勵精而圖治患未得
其要亦欲任賢而使能明有所不逮民憂國計有朝
夕難保之形俯察仰觀無毫髮可恃之勢尚有賴於
輔弼冀共濟於艱難云何丐閑之章遽及仰成之日
自聞卿疾念豈間於在躬試觀此時義不可以釋負
言念前代之任相無如 先朝之知卿當嚴父伊教

之辰旋降爰立之命逮周王大漸之際不弛如渴之誠不改舊臣予敢忽乎斯義追思先帝卿豈讓於古人顧上下情意之如何此外奚恤矧君子進退之無適唯義是從想必深長而思何用一二而誥於戲薄氷深谷曷能喩予之懷大旱巨川所以望卿者切須體至意亟斷來章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鄭知和呈辭不允批答

輔弼之臣百責所萃更張之始庶務方殷此誠何時卿可深念顧惟為國莫難任人前史班班孰非今日之鑑我心昧昧追悔七年之非永歎老成之凋零有

懷卿家之伯仲棐迪之篤寔有光於邦家萋菲之讒竟罔極於泉壤龍亾大澤誰禁孽臣之為妖魚脫于淵馴致逆宗之構亂黙相幸賴於 宗社共濟方待於臣隣惟卿器量洪深才猷閎遠邁袁楊奕世之美退若無憑歛山嶽鎮物之功寂然不露雖復王導之歸第隱如汲黯之在廷故於除賊之初重膺作相之命法商宗之任舊鼎席增光幸文翼之有孫朝野相慶云胡仰成之日遽有引疾之章彰鞫廳之乆勞不瑕榮衛之致損憫疾恙之有素亦知强迫之未安然念時事之孔艱殆甚邦運之新造收威權於竊弄之

後正須輔相之賢定人心於危疑之餘詎綏懷保之政民憂國計若大川之罔涯法度典章無一處之不病此誠岌岌之時也豈可望望然去之革貪饕之弊風倚卿淸德變躁進之汙習藉卿撝謙其所期望於卿身奚啻倍蓰於平日於戲君臣一體方當協心而圖治憂虞多端寧容奉身而求退宜導至意亟回遐心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

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教書

眞儒繼五賢而興寔賛休明之化公議待百年而定

聿舉崇報之儀 三朝之遺意是導擧國之顒望可
慰仰惟 列聖興起斯文建庠序而盡導迪之方褒
儒先而為誦法之地作人之頌比于周王聚奎之占
軼彼宋室逮 宣廟之熙洽有哲人之挺生惟卿天
分旣高門路㝡正講明踐履交致其功饜飫優游深
造乎道承家庭之訓而業則廣得麗澤之益而見逾
明理氣先後之分多昔賢之未發進退難易之際質
前聖而無疑盖自退陶以來允矣山斗之望丘園束
帛方覩明良之相須貝錦南箕竟嗟經綸之莫展行
廢也命孟氏何尤於臧倉顯晦有時程學復明於南

宋袞衣之贈風動乎儒林華扁之頒日揭乎黌舍蓋驗天人之交勝何嘗是非之不公顧兩廡從享之未遑致四紀輿情之久欝良由奠重侑食之禮不敢商量豈以一種醜正之言而有惑志姑且有俟式至于今肆予三復遺編益嘗緬想餘烈天德王道尚規模之可尋讜言嘉猷怳謦欬之相接屬章甫之齊籲進卿士而博詢公論不可以終孤盛典不可以終缺越稽宋淳祐之故事遂與李文成而並陞坡山石潭幾年朱張之講學杏壇闕里今日游夏之差肩實惟國家太平之基非但中外多士之慶殆有天意豈容人

謀茲以卿從祀于文宣王廟廡於戲有能翼聖人之
道者方合躋聖人之庭可以爲百世之師則是宜享
百世之祀尙藉英靈之黙祐庶見文敎之蔚興故茲
敎示想宜知悉

玉冊文

定安王后追上徽號玉冊文

修闕典於百年 廟號旣正揭休稱於四字 陰功
益彰顯冊追陳彛章式備恭惟稟姿婉嫕秉心塞淵
逮下之仁事光於彤管承天以順道協乎黃裳昔我
厚陵之受終維時王室之多故孝友之行媚于神人

禪讓之高軼于媯姒到今家國之永賴莫非內外之
相成雖 宗祧之迭遷緬 徽音之如在念玆節惠
之禮尚歉於揄揚無亦有司之臣未遑乎建請因循
拂舉使後世而何觀怵惕靡寧恐 盛烈之莫闡爰
採羣議聿申縟儀謹遣臣云云庶鑑精衷 俯賜明
假秋嘗春祀流景福於無疆玉牒金書垂令名於終
古

表箋

擬周朝羣臣賀反風起禾表 課製

聖心感悟日纔蝕而復明和氣交孚天轉灾而爲瑞

慶協大有歡均九區伏以聖王之事天近則君臣之合體必也明良之際洞然無疑庶幾仁愛之心可得而格邦之不幸事有至難至親之間仁人之所不究流言之入明者之所難知卿士震驚乾坤否塞使我赤舃之几几有此東山之慆慆所以上天之威爰赫斯怒遂有烈風之變大警聖衷嘉穀委疇老農垂涕厥咎安在將稽寶龜之書遺文可徵獲發金縢之匱顧問左右天子曰咨追念勲勞予心有感天旋地轉不俟終朝陽長陰消只在一念方命出郊之駕已獲反風之祥阜民之財豈但豐登之有象知風所自可

占感應之不差每每原田初如負霜之草油油黍稷忽若振雷之虫朝野歡呼天人悅豫欽惟寅畏天命子惠民生知稼穡之艱難所其無逸服父師之訓戒念之在玆惟浮雲之去来何傷乎日故上帝之顧眷同歸於仁振古所無普天同慶念臣等俱以譾劣無所短長屬邦家之危疑安有賛襄之效際上天之交泰徒罄頌祝之誠

擬宋富弼請通下情以應天變表 課製

麟經二百年最謹太陽之薄蝕舜典第一義首廣四方之視聽既有非常之灾可無以實之應欽惟乾坤

交泰日月貞明畏威如疾之誠不懈於燕閒之暇虛心求助之意每溢於政令之間顧茲王春之正乃見日食之旣昭昭之質受此傷夷蠢蠢之生無不震惕豈吾修省之道未盡而然歟是何仁愛之天示警之深也念大明之臨下象元后之面陽爚火雖微猶見收於亭午浮雲之蔽尚可爲之寒心矧此咎徵各以其類求諸人事豈無可言竊觀不諱之朝而有越職之禁是使帝堯之德無以擇乎芻蕘雖有皐陶之謨只得施於鞭扑君門旣而邃遠天譴不啻丁寧苟不能達下情於穆清其何以回上帝之威怒言路開閉

之際詎不謹乎天心向背之幾甚可畏也伏望㤥聖
王敬天之道納微臣進言之忱惟思念念而在玆莫
謂蒼蒼而難格則德進於日焉有雍穆之嘆聽卑之
天佇看蝦祥之降謹當言備採擇志切規箴陋漢儒
之近誣敢爲災異之說慕伊陟之陳戒庶消桑穀之
妖

謝 賜米箋代伯氏作

小人有母猥陳乞郡之章 聖主覃恩特擧賜米之
典盡室感涕撫已兢慚伏念臣險釁餘生母子相保
學未優而從仕盖亦出於恍親孝可移於事 君差

自慰其無枯云何不世之 洪渥偏及無狀之微臣
前後所叨莫非清要之職定省之際惟有勉勵以忠
然而賦性之至愚重以謀身之甚拙官名侍講而無
啓沃之可稱祿足代耕而患甘旨之難繼相烏鳥之
反哺可不如乎況鳧鴈之去來無足道者玆將私願
敢干 嚴威厭承明之廬則臣何敢奉安陽之檄所
望止斯何圖體下之 聖慈曲施非常之恩例始聞
俞音之靳望缺闔門俄傳 賜賚之頒充溢閭巷廩
人給粟寧有負米之勞君子周貧不待賜庾之請身
仍趍於禁闥榮已浮於專城處掖垣之清寒而免桂

王之之有飮食之忠養而無簿牒之煩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感恩則有揆分難堪伏遇禮使羣工孝錫爾類知人子愛親之天性初無間於賢愚以小臣待罪於書帷不欲置之州郡旣不許其出守乃垂矜於微誠敢不先後公私出入忠孝雖補闕拾遺之責終莫企於古人而撫字勞來之方倘或勉於他日

保社功臣謝箋代伯氏作

續微焦頭猥叨封拜之命盟申歃血更紆錫賚之恩欲報知難以榮爲懼伏念臣等任戎務而蔑短

長效備策使而之奔走勞逆折姦萌詎重 本朝之
勢遭遇時變未炳先事之幾若乃兇孽之就誅實惟
宗社之垂祐云何曠世之典反及罔功之身泰壇縟
儀天地神祇之臨質漢家舊約山河帶礪之始終發
為絲綸之言重以繪畫之事況茲銀緡廐馬之
賜以至臧獲職田之分皆 聖朝待有功之寵章豈
微臣所敢望於夢寐伏遇天啓 明斷業恢重光揔
乾綱而飭臣工風飛雷厲殲渠殄而安反側秋殺春
生與率土而維新雖寸勞而必錄致令駑劣濫被
鴻私敢不感激殊知砥礪素節忘身殉國敢弛犬馬

之忱共戚同休倍殫股肱之力

擬唐陸象先謝諭以歲寒松栢表 乙巳庭試居魁

當國家殆哉岌岌愧蔑弭亂之功唯松栢獨也青青猥承過實之獎比余於是揆分難堪伏念以樗櫟材忝槐棘列每慚素食敢稱大廈之棟樑生逢聖朝盍廁祕園之桃李屬茲謳歌之歸啓遽見管蔡之流言亂臣何代無豈意近出此言奚宜至所不忍聞弑君父亦不從焉粗陳逆順之勢以口舌誠難爭也莫折陰凶之謀縱寸心可質於神明奈微功無補於社稷何圖內亂之底定反紆聖上之過褒下王音之丁寧

引物而為喻譬草木之區別所貴者不凋雨露既濡孰無芬華之悅目霰雪交集方知勁直之出天惟誠臣處板蕩者然故孔聖發歲寒之歎顧茲鹵莽之賤質素無樹立之可稱先定北軍未效奏事之長史能斷大議深慚進刀之左丞臨大節而不渝何有於我占小善而必錄乃諭以茲濫被華衮之榮徒增隕越之志伏遇嚬笑有為賞罰必公除蔓草之難圖功光列祖集群材而共濟禮隆臣鄰故令無足取之駑姿亦蒙不敢當之鴻渥敢不葵傾白日志勗青松未報恩私縱愧故國之喬木益勵晚節無忝明廷之連茹

序

宋詩抄序

宋人詩集之行於東方者蓋鮮矣今吾之選只據呂氏文鑑方氏律髓及近代燕市所鬻數種抄書而精擇之無恠乎簡編之不多也雖然有宋一代風人之得失優劣可以知其槩矣今人纔解綴五七字便薄宋謂不足觀夫宋之不如唐固也而要識所以不如者不然與太史公所譏耳食何異方正學之詩曰前宋文章繼漢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世人不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讀宋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澤齋遺唾序

澤齋遺唾者金生昌立之詩昌立年十八夭死而其詩非今世人所能道使天稍假以年又安知不如古人哉嗚呼惜哉仍憶余爲諸生時性懶不喜作程式文頗時時取古樂府文選詩而讀之頗能窺其一斑既而讀朱文公與鞏仲至論詩䟦劉病翁彈箏詩諸文而益自信以爲學詩而捨此門路則不可以爲詩也然世之以詩應進士科者方畢畢習爲塲屋套語求其一字之幾乎古者而不可得後十餘年余登第從館閣諸學士游覸其所爲課製及群居燕處之所

唱和其異所覩於塲屋者亦無幾余力弱既不敢矯
俗又不能爲近體詩時或強作一二語輒自笑曰此
果可以爲詩耶遂焚其草稿口不復言詩矣自是又
二十年余髮已種種而始得是編焉盖其爲人沉靜
而有勇故其爲詩銳於學古而不求合於時俗所取
法舉不外於樂府騷選泝而至於周詩三百往往得
之於聲氣之間猝然覩之鮮有不疑於漢魏間人口
語方將雄視高騖與中朝白雪樓諸公相頡頏其視
海東諸名家殆如孔門童子之羞稱五伯不幸阨於
短造志業未成而要爲有功於詩道汪踦雖以其可

殤乎哉噫以余向日求之之勤至於三十年之久而不可得今幸得見矣而其人已死是何得之之難而失之之易也余所以感感於是編繼以感涕不能自已者非獨哀斯人之不淑重以悲古調之止於此而自嘆吾衰之甚也

跋

先伯氏瑞石先生集跋

右先伯氏瑞石先生所爲詩文凡若干卷先生釋褐前詩律頗多而嘗手自抹去故今不敢復録晩年多用功於禮文度數程朱全書而未及有劄記著述文

字故今玆所錄唯中年文居多萬重自童年學於先生竊聞先生於論事文喜朱文公眞西山敍事愛班史晩而劇喜歐曾文於本朝最推張谿谷詩學文選少時擬謝康樂間有絶類者近體初主江西尋嫌門路太偏兼取王元美胡元瑞之說晩又好看放翁詩故前後詩格亦未嘗執一也平居手不釋卷而唯不甚喜作詩曰古之詩人雖號大家其詩不過千首今人纔辨平仄所作七言律動至累千首然其材料氣格已盡於十首之內奚以多爲大抵才具小者固不可多作其鉅者亦宜多積而少出也又曰詩有五言

而後有七言有古詩而後有近體古人於此固亦不無長短未有如今人之尊習七律者今世詩率傷淺促豈不以把筆之初昧其本源故歟凡有所作雖寂寥短章必有所取法未嘗苟也毋謂朱文公選體實是詩家正宗而其論詩文如其論學學者由是而有得焉則門路不患其不正也其引用故實文字出處的確穩帖未或以差常曰今人於此不甚致意唯以取辦應猝為能事即此便是自欺不但為文字之疵病不可不戒也凡此數者先生所以見教蓋如此嗚呼先生之文亦既用於世矣臺閣之所論列　經席

之所敷陳皆足以恢清議而格　君心及乎中年以後際遭益隆以淵源之學賁飾　王猷以深遠之識弘濟艱屯以超卓之見擺脫事權其發而爲文字者醇深典重誠意藹然殆不可以文人之文一例而看具眼者當自得之重又何贅焉故於遺文之編次只記所嘗得之於筆硯之間謦欬之餘者以遺後世子孫而唯其見識淺下又病善忘所得而記之者不越乎詩律之末而又不能保無差誤況其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之者乎嗚呼痛哉戊辰十月日舍弟萬重涕泣再拜書

記

瞻華嶺記

嶺在宣川府東二十里古無名名之自余余於丁卯秋以罪謫宣路經玆嶺忽見三峯削成出於雲際顧謂僕夫曰玆豈非漢都之華山歟何為而至此哉有樵者聞而笑曰客誤矣此吾鄉所謂身彌島者也余乃拭目而諦視焉則其磅礴嶄絕處中而最尊者華山之白雲臺也傳其左右亭亭角立不相下者仁壽露積峯也丹崖翠壁合沓羅列若張雲錦而策駟馬者文殊負兒之嶺也余於是時雖知其非真亦不能

不疑也噫余之去國而來此也送我者皆自郊而返唯華山翠色逐人而來依依不相捨盖百里而未已余亦時時駐馬回望以寓夫太行終南之戀及過松都則華山不可復見而薩水以西山川蕭條頓有邊塞氣象客懷之惡非但陽關故人之歎也今乃於此而得見茲山余烏得無情哉古人有言曰峴山回頭望如別故鄉人又曰去國久者見似鄉人者而喜茲豈非人情歟遂採杜子美詩語名其嶺曰瞻華以待他年之誌輿地者後余而來此者亦必有感於斯文

丁卯季秋西浦居士書

識

先仲父滄洲先生墓文後識

頃於甲寅我從兄僉正公以我先仲父滄洲先生行狀謁銘于尤齋宋先生先生尋有度嶺之行不欲為文字後而以我仲父之墓不可無先生文於是獨撮言行之大者若干言以復之名曰碑陰記及庚申賜環從兄又申前請遂得先生之銘銘之豐碑而顧前所為文不可不用故刻於墓前之表是以我仲父之墓有先生之文二焉司馬温公有言曰吾與范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遂相約後死者誌墓今先生之

於我仲父其文道豈異也是以前後二文如顧陸之傳神徑尺盈丈各盡其妙無有毫髮遺恨此無他徒以知之之深也說者謂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其事同其詞異推而比之於聖人之易春秋凡此皆後人之不可不知者遂告于從兄而識之表左云

西浦先生集卷九

西浦先生集卷十

行狀

先妣貞敬夫人行狀

大夫人姓尹氏系出善山之海平高祖諱斗壽領議政海原府院君謚文靖曾祖諱昉領議政謚文翼皆有功德繼稱賢相祖諱新之尚宣祖女貞惠翁主封海嵩尉以文名世謚文穆皇考諱墀仁祖朝名臣官至吏曹叅判妣貞夫人南陽洪氏京畿監司諱命元之女叅判公無他子女貞惠翁主無他孫唯大夫人一人故主親抱養之口授小學書大夫人聰明

夙惠一教輒上口主常曰惜我其爲女子也及稍長衣服飮食不令豊侈曰他日爲寒士妻豈能長如此比歸我先府君誡之曰爾家禮法家無或違婦道以羞吾其訓誨如此故大夫人時年十四而甚得夫族稱譽丁丑虜變先府君殉節江都大夫人方姙娠及月在洪夫人所寓浦口得船免於禍時先兄纔五歲不肖萬重未離于腹也亂定携二孤兒歸依父母膝下内左右洪夫人經理家事外奉養叅判公能養志如古孝子得間輒披閱書史以自娛日益淹博於是叅判公殆忘無子之慼而文穆公嘆曰每與我孫女

言頓覺心胷開豁若是男子豈非吾家一大提學也
我皇祖考之喪卜葬於懷德縣之貞民里先府君祔
其後葬師或言其地不利於後嗣參判公疑之謂大
夫人曰吾力能改葬意欲遷之畿內俾便孫兒寡婦
節日掃洒爾謂何如對曰風水家說素茫昧難信從
葬先兆諒神理所安且湖中夫族多居之者兒子未
長成前可資其省視不願遷葬也參判公捐世洪夫
人病毀不能省事又無子弟之幹家者大夫人獨與
數婢措辦喪具而衣衾祭奠齊整豐潔無不中禮見
者異之其於後喪亦然自是家事益困至躬自組繡

以給朝夕而居常泰然未嘗有憂惱容亦不令不肖
兄弟知之盖慮其早汨家人細務有妨於書冊工夫
也不肖兄弟幼學無外傅如小學史略唐詩之屬大
夫人自教之雖其慈愛異甚而課督極嚴恒言汝輩
非他人比必他日才學過於人一等纔得見齒於人
人之詬無行者必曰寡婦之子此言汝宜刻骨不肖
兄弟有過必躬執夏楚泣而言曰汝父以汝兄弟托
我而死汝今若是我何面目於地下乎與其失學而
生不如遄死其言之痛切如此先兄之於文雖得於
性而其藝業之夙成大夫人激勸之力居多而若萬

重之昏憊自棄非教之不至也時經亂未久書籍苦難得如孟子中庸諸書大夫人皆以粟易之有賣左氏傳者先兄意甚愛之而見卷帙多不敢問價大夫人即斷機中紬以償其直此外固無餘儲也又從鄰人為玉堂吏者借出館中四書詩經諺解皆手自謄寫而字體精細如貫珠無一畫苟者參判公晩有側室男而旣殁以從姪為後大夫人撫而誨之一如不肖兄弟二弟亦母事之至老人無間言與之分產自擇田之瘠者與臧獲之老而貧者取之曰吾非苟為廉名是固吾所欲也庶弟死又取其孫俾得與諸孫

同學是時大夫人年已耆艾矣而孫兒之從而啓蒙
者猶數人盖樂此而不以爲勞也性旣嗜書老而不
廢尤喜觀歷代治亂名臣言行時時以語子孫而絶
不留意於筆札吟詠其訓誨婦女不越乎麻枲酒漿
歲時享祀涖事甚虔旣傳家事而猶躬親滌器造饌
非甚病困不使人代之自稱未亡後終身被服黲素
少涉鮮美未甞近體不與宴會不聽音樂先兄旣貴
請設壽席而終不許唯於子孫科慶許設宴張樂曰
此固門户之慶非余一身私喜也癸巳先兄登第始
得祿養萬重亦以乙巳忝竊科名丁未先兄守二品

職大夫人封貞夫人甲寅 仁敬王后正位長秋先
兄推恩疏封大夫人亦陞號貞敬 后之在幼小育
於大夫人所蒙養必以正 后年十一膺選而周旋
應對如成人宮中之人莫不悅服是後先兄每慮私
門之盛滿嘆曰使吾家至此者母親也間随例謁見
輒進規誡稱古昔賢后妃無一毫及於私澤 仁宣
明聖兩聖母雅敬重焉庚申 仁敬王后昇遐平日
所御衣襨器玩未有王子公主可遺者 明聖太母
謂宮人曰吾不忍覩此物今欲盡以與本房其以予
意諭之本房者后妃本家之稱也大夫人對曰 大

行雖不幸無嗣日後 國家有螽斯之慶則是亦
大行之子孫留儲而待之宜無不可天上珎玩豈敢
藏置人間宮人復命 慈聖大加稱賞曰予固知本
房之賢必能處此也 上聞之亦曰此士君子之行
也丁卯春先兄永違大夫人膝下大夫人年踰七十
矣子孫不忍加以衰服大夫人問何以不製喪服對
曰國俗婦女唯於三年喪具服期以下只以布帶成
服此固期服也大夫人曰長子服豈比他期遂如禮
成服萬重慮大夫人在喪側朝夕哀泣成疾欲奉侍
於其家大夫人泣曰吾雖老病不能與祭每聞朝夕

哭聲則如吾與祭若往爾家尢何以為懷且吾見諸
孫之面則如見其父若往爾家渠何能數来見我乎
屢請不從雖在哀疚其篤於禮如此是年秋萬重以
言事竄西塞大夫人送之城外曰嶺海之行前脩所
不免行矣自愛勿以我為念翌年國有大慶蒙恩歸
侍未數月而己巳之禍作復詣詔獄尋減死安置南
海而孫男三人繼竄絶島大夫人素有痰喘疾遇寒
輒發自哭先兄連遭憂慼宿證有加至是冬疾既革
矣而猶訓誡孫曾曰勿以家難而自沮勿謂無用而
廢業所進饌物稍有珍異輒不樂曰吾家飲食初不

如是屬纊前數日諄諄以勤儉飭子孫婦此外唯以
一子三孫在瘴鄉為言餘無所繫念者嗚呼痛哉始
先兄以大夫人年老預造百歲衣大夫人知之謂曰
丁丑之喪無財不得自盡多矣今豈可於我有加哉
對以前後家事之不同大夫人曰吾亦豈不知此但
同穴而葬厚薄相懸吾心豈得安乎至是諸孫之奉
斂襚者不用紅紫華絲綵遺意也大夫人生於萬曆
丁巳九月二十五日終於己巳十二月二十二日享
年七十三孫男鎮華曾孫春澤等奉靈柩啓先府君
之兆而合葬焉實庚午二月二十二日也大夫人性

慈多恕撫子孫使婢僕常過於恩愛而端方峻潔皎然有烈丈夫之風先兄嘗宰畿邑以邑殘俸薄奉養不豐爲歎大夫人曰幸蒙　國恩埃煖食飽此猶不足於何而足汝能盡心職事爲養顧不厚歟孫男鎭龜之爲監司營下倅以大夫人生日援舊例送幣其人固通家子人皆謂義無可辭而終不受焉末俗巧詐吏譯市井專事圖囑居官者之尊屬婦女尤其行賂之要路而自不肖兄弟從宦以來無或有小紙至於大夫人眼前者即此而可推其餘矣若其處阨窮而不悶履尊榮而不驕遭罹奇禍人所不堪而安於

義命不撓不沮則不但天稟之過人其博覽稽古之
力不可誣也是以親戚鄰黨視之若嚴師咸以爲表
式而其發言處事動合義理用能裨補 陰化光承
釐奬此尤近代閨閣所罕聞而古所稱女子而士行
者我大夫人實無愧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若我大夫人者其於積善受益之
道宜無所不合矣而自丁丑崩城之慟備嘗艱苦至
於甲寅可謂極榮而其憂反有甚於窮約時未幾
先后上賓以我先伯氏之純孝不克終養而數年之
間時事大變子孫分離爲世所哀此先民所以不能

無疑於報施之天者也雖然世之享有禎福終身佚
樂富厚而死之日人無稱焉者此固大夫人之所羞
也大夫人育二男長即先兄萬基領敦寧府事光城
府院君曾經兵曹判書兼大提學先兄歷職崇顯而
大夫人未嘗有喜色及典文衡乃歎曰吾以一婦人
教汝兄弟常恐固陋無聞爲先人羞辱今而後庶幾
免之矣其季即不肖萬重先兄娶郡守韓有良女有
四男三女男長鎭龜次鎭圭皆及第次鎭瑞次鎭符
未冠 仁敬王后於姊妹行居長次適鄭亨晉次適
李舟臣萬重娶判書李殷相女生一男一女男鎭華

進士女適及第李順命鎭龜男春澤普澤雲澤餘幼
鎭圭鎭瑞鎭華鄭享普李順命普澤出皆幼萬重積
惡於有生之前生不識嚴親面目墮地於亂離之際
劬勞之恩百倍常人而愚無知識狎於恩愛其所以
承顔順色率多乖戾分外榮宦旣非所以悅親而揖
狂愚瞎蹈覆機穽以遺我大夫人終身之慼不孝之
罪上通於天而猶不能刎頸刳腹以謝鬼神惴惴然
偷生於瘴海栫棘之中嗚呼痛矣顧念皓天不復而
餘喘待盡誠恐我大夫人嘉言懿行漸就晻昧無以
垂範後昆玆敢抑哀忍痛手錄言行一通分寫數紙

以遺諸姪而性本昏塞無以善觀志行加以精神銷
亡掛一漏十不肖罪戾到此益大矣記得大夫人嘗
閱近代碑誌病其稱婦德大過曰閨門之內人所不
知秉筆者只憑家狀故其言尤不足徵不然何東方
賢媛之多也此言琅然猶若在耳今於述德之文不
敢爲一字文飾無寧失之於太簡者盖追我大夫人
平昔之雅志也庚午八月日不肖孤哀男萬重泣血
謹述

西浦先生集卷十